

огических
если добиться
ывалась ни на дальнейшее
кам, охрану уро, дружин, отрядов
есными походами. Именно этого требует
нами, посетил года «Об улучшении работы пион
Чтобы пионеры лучше учились, нужно
связь к знаниям, труду, науке. А прививать эти
договорами по поводу учебы, окольцо живья
ими делами, большой и глубокой воспитате
той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ей будет работа в зве
поддержательней будут сборы от
жине различных само
любите
дного



機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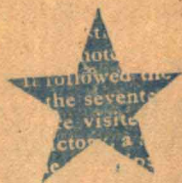
утся в школу.
Звенья и отряды сно
стоящего под гнетом помещиков и капиталистов
и дедам в те времена детям труднейшей борьбы, что дала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может ребятам лучше понять, как велика роль создателей со
шимся, какие грандиозные победы великого народа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 Ленина
нам 30 лет. Пионеры еще больше будут изучать жизнь и борьбу велико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еликих учеников и соратников: Дзержинско
их выдающихся учеников, Куйбышева, Каганова, Калинин
и заводы, колхозы и учебные заведе
передовых людей труда и культуры,
важные задачи стоят перед 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
вести в

書大諾蒙西
譯會究研文英

004342

著夫諾蒙西

題 問 國 俄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俄國問題

著作者

西蒙諾夫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哈爾濱 佳木斯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冊定價 元

國民卅六年十一月一初版。5000。佳

譯者的話

「俄國問題」是獲得斯大林獎金的名劇，一直在蘇聯上演，轟動一時。僅就譯者所知，此劇曾在柏林上演獲得極大的成功，在當地各國主辦的報紙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使得美佔領軍當局感到狼狽。今年六月在上海亦曾上演，因為它刺着美反動份子的痛處，只演了兩場即由美當局授意蔣政府下令禁止。最近在哈爾濱此劇亦由蘇僑上演，效果頗佳。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諾夫是蘇聯文壇上異常活躍的戲劇家、小說家和詩人，數度榮膺斯大林文學獎金，其作品如「日日夜夜」、「俄羅斯人」都譯成外國文，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作家。

因為此劇頗富教育意義，對我們瞭解美國以及反蘇宣傳的來源極有幫助，英文研究的同志們得劇本後就想介紹過來。當時爲了要趕快譯出，即由五位同志分頭同時翻譯，可是接着大家都忙於本身的工作，一直壓了二個月，到現在才擠時間把它整理出來。

我們的翻譯是根據英文本，譯過後又對照俄文本加以校正。英文譯錯及與俄文有出入的地方都按照俄文改過來。譯者對翻譯缺乏經驗，而譯劇本又比較困難，雖然經過幾個人的校閱，錯誤與不妥之處在所不免，希望讀者們隨時給以指正。

一九四七，九，四。

哈爾濱

俄國問題

(三幕七場)

劇中人物

麥克非森 紐約一家大報紙的老闆兼總編輯及若干其他報紙的股東之一。六十歲，但看起來却年輕得多。

高德 舊金山一家大報紙的總編輯和股東之一，並且是麥克非森的報紙的編輯之一。四十歲左右。略有些跛，舉止粗暴，冒充「人民中的一員」。

史密斯 麥克非森的報紙的記者，與高德同樣年紀，且係高之老同學。

普萊斯敦 麥克非森的報紙的國際新聞部編輯，四十五歲。

哈代 麥克非森的報紙的訪員，四十五歲。

墨非 一家赫斯特系報紙的記者，四十六歲。服裝不整。從未完全喝醉過，但常常有醉意。

凱 斯 樂 出版家。一位患氣喘病的矮胖老人。

威 廉 士 一家左翼報紙的編輯，將近五十歲。

潔 西 一位三十三歲的漂亮女人，看起來更要年輕些。

梅格·史丹萊 女速記員，三四十歲之間。

酒保、汽車夫、秘書、傢俱包裝員數人。

地點

紐 約

時間

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

第一幕

第二場 在酒樓間

墨非和史密斯

墨：……我非常願意寫，一切都得歸罪赫斯特先生。可是我怕他不會登出來。……

第一場

麥克非森的私人辦公室，在他的報館大廈裏。一間大房子，很少幾件傢俱——一張書桌、幾隻靠手椅。唯一的裝飾——牆下部橡木鑲板上方掛着一排照片。在書桌的上方——掛着一所古老的兩層樓房的巨大照片。

（潔西入場，走到桌子跟前，山報夾上取下報紙與尋樣，在書桌上整理它們。
電話鈴響。）

潔西（以下簡稱潔）（在電話跟前）喂，喂……不在家。麥克非森先生再過一刻鐘就回來了。

（有人敲門）

潔 請進。

高德（以下簡稱高，入場）你在這兒？多麼不愉快的意外呵。

潔 不愉快，爲甚麼？

高 剛從軍隊中回來，一切還是和一九四一年一樣。

潔 我不過代理布瓊吉小姐。她休假去了。

高 和社長完全是事務關係麼？

潔 完全是事務關係。

高 哼——他真正已經老了。

潔 我也老了。

高 我並不以為如此。我們去年二月離開菲律賓——才不過一年呵。

潔 不錯。

高 反正都是一樣，你比穿着婦女軍事服務隊的制服好看多了。

潔 也許。

高 看過去的情份——咱們又該一下怎麼樣？

潔 不。

高 好，你甚麼時候下班？

潔 十一點鐘。

高 十一點鐘在勃朗萊俱樂部會面，去不去？

潔 不行，我有事。

高 可不可以問，是誰嗎？

潔 可以。我想：海利……

高 海利·史密斯嗎？

潔 是的，我想海利今天晚上會約我吃晚飯。

高 但是他昨天晚上才從日本飛回來的呀！

潔 是的，我知道。我到機場去接他的。

高 報館派你去的麼？

潔 不是。（稍停）聽說你的太太不大漂亮。

高 不大漂亮。

潔 而且這樣有錢，私人偵探常把你的行動報告她。

高 可能。

潔 你到底買了那家舊金山報紙嗎？

高 沒有全部，到現在只買了百分之四十。你知道，千真萬確，在我結婚的時候我的確惋惜：

有錢的是她而不是你。

潔 我相信你。她很難看嗎？

高 很難看。

潔 我同情你。

高 我相信你。社長在哪兒？

潔 他去參加招待俄國記者的茶會去了，十分鐘內就會回到這兒的。

高 原來，海利……我可以抽煙嗎？

潔 當然可以。

高 （點着一支雪茄煙）昨天晚上才飛回來。好快。

潔 並不怎麼快。我們在東京會到的。

高 啊……對了。我弄昏了。他知道我嗎？

潔 不知道。當他在場的時候，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你，通常都是這樣。

高 旁人可能告訴他。

潔 不大可能。他不愛談這一套。

高

但是他愛你嗎？

潔

我想是的。

高

可是你呢？別撒謊啊，一九四一年的時候，你喜歡我可比喜歡他多。

潔

不錯。但是現在我喜歡他比喜歡你多得多了。再說，我年紀大了，也聰明了些。而且我想

結婚。

高

社長想把他派到俄國去。

潔

是的，我知道。我昨天給海利的那本腎打好了合同草案。我想這事定有你一手。

高

是的，那是我的計劃，而且是我起的草。

潔

那麼——我想海利需要離開這兒三個月了。

高

差不多。若是他去的話。

潔

他準會去的。

高

當然啦。他去年開始倒運。如果他不馬上用很鋪張的辦法挽回自己的聲譽，我不能擔保將

來怎麼樣，而且我也不敢保他是否還會拿到五百塊錢薪水。我恐怕你的婚姻到那時候也不

會怎麼幸福了。

潔 他會去的。

高 我可不敢說。他以前對於俄國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潔 我不管他的看法怎樣，也不管俄國人怎麼樣，或者他怎樣描寫他們。我需要我自己的家，我自己的兒女和我自己的一點點幸福。我討厭人家的玩物。他一定會去的。

高 你什麼時候想到要和他結婚的，是在日本嗎？

潔 差不多。

高 什麼時候確定的？

潔 昨天。

高 是不是在你給他打我起草的那個合同的時候？我好像做了促成你的幸福的養角色。

潔 有些像。但爲什麼是養的呢？

高 噢，就是這樣。我們差不多有三年……你應該感激我。

潔 我感激你。

高 抽煙麼？

潔 我已經不抽煙了。海利不喜歡這個。我抽煙的習慣已經一點一點改掉了。

原
书
缺
页

麥 傑克，我老了。昨天我向她建議：等布瑞吉小姐回來的時候，潔西可以和她調換一下，留在我這兒工作。就跟以前一樣……可是，她倒更喜歡在問詢部工作。我老了……再過一刻鐘史密斯就來了。

高 可是，俄國人怎麼樣呢？

麥 記者嗎？我完全把他們忘了。（打電話）麥克！叫哈代到我這兒來，再過五分鐘叫普萊斯敦來。（對高）俄國人嗎？他們還不是兩個肩膀支着一個腦袋（大笑）在茶會上他們用許多非常客氣，可是又帶刺的回答，來答覆我們許多不客氣的問題。而當我們散席的時候，他們要求比爾·克勞斯伯，他是主人，允許他們再提一個告別的問題——問他認為茶會與記者招待會有什麼分別？克勞斯伯當場被問住了。

（哈代入場）

麥 你明天參加俄國人末次記者招待會時，再提一個問題——聽說他們帶錢來資助我們的煤礦罷工是不是真有這件事？

哈代（以下簡稱哈）但是……

麥 什麼？

哈 要回答這個問題啊，他們祇會聳聳肩膀罷了。

麥 自然。但是你可以寫俄國人對於這種單刀直入的問題只能狼狽地聳聳肩膀，或是類似這樣的東西。這已經是你的工作了。祝你成功。

O·K·(退場)

高 這對於一個大報是不是有點太那個呢？

麥 沒關係。哈代是一個出名的專門造謠言的訪員，出自他的手筆那是很自然的。

高 也許你是對的。

麥 你想說，我還沒有完全糊塗，是不是？

高 沒有完全。

麥 沒有完全，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高 我想說的完全不是這個。我想說你的立場一天比一天堅定。我喜歡這一點。

麥 我也如此。而且我想我比你甚至更加喜歡這一點。(他的手鐲的拍了一下書桌)一張漂亮的舊式書桌，即使一個時髦的人物，坐在這樣一張舊式書桌跟前也是愉快的。對吧？

高 不錯。

麥 是的……不錯。但可惜你還得等着。可惜的是三十年前在那所舊房子（指着桌子上方掛着的那張大皮的照片）裏開始這種工作的是我而不是你。什麼辦法也沒有。這是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

高 （在辦公室裏來回走着）啊哈，一個老朋友又出世啦。

麥 （走近並看着墨索里尼的照片）是的。可是，怎麼樣呢？自從這可憐人在米蘭被兩脚朝天吊死以後，他是千真萬確的死了。我是不念舊惡的。這是一九三三年我在他羅馬宮廷中時，他親筆題的字。你看看那親筆字吧。這是我蒐集品中最好的一幅。

高 可是那一位柏林紳士呢？現在還在保險箱裏嗎？

麥 現在還在保險箱裏。傳說他還活着。掛出來還嫌太早。

高 我看已經可以了。

麥 不，還太早。

高 你太害怕將來了。這就是你的唯一缺點。

普萊斯敦（以下簡稱普，入場）我來了，你好嗎？喂，傑克。

高 喂。

今天關於俄國的消息你弄到一些什麼呢？比爾？

麥 合衆社給我五十行哈恩寫的俄國人在維也納。哈恩讚揚了俄國人。不知能不能用。

普 一定要用。我們不像赫斯特，我們要使我們的報導客觀。把它登在第十六版上，不能再前
麥 面了。還有什麼？

普 一篇惠普曼的文章『論俄國的擴張計劃』，另外還有五六條這一類的消息。

麥 統統發表。我們是客觀的。把惠普曼的文章登在第一版上，其餘的也不要登在第六版以
下。還有什麼？

普 還有什麼？有一條意大利消息說俄國飛機飛過了埃利特利亞上空。但是這消息絕對是造
謠。

麥 把它大字標題登在第一版上。

普 但是俄國人明天會鬧謠的。

麥 他們鬧謠又能怎麼樣呢？把它登在第二十版上，五號字。他們的鬧謠一向是很短的。看到
那條消息的人有幾百萬，但看到這個鬧謠的就只能有一萬人。

普 我不喜歡這種事情。

麥 怎麼回事？

普 你在干涉我這部門的工作。我一貫自己管理自己部門的事情。

麥 對不起。你說得不錯，比爾，我也很抱歉。但近來你似乎不大了解我了。

普 一月前我很瞭解你。這個月你改變了。

麥 我當然改變了。你要瞭解這點。那麼，祝你順利。

普 再見（退場）

高 三分鐘內史密斯就要來了。

麥 是的。我想他會照辦的。一連串幾篇文章，還有一本保證賣得出去的書，就給三萬塊錢。

老實說，若不是國會選舉前我急着要它，我只能出一萬五千塊錢，多一分錢都不給他。

他一定會同意的。他的處境很壞。差不多有一年了，他什麼都沒有寫，一塊錢也沒有賺到。

高 他爲什麼沒有寫呢？

麥 我收到他從沖繩島和日本寄來的兩封信。戰後精神錯亂。他以爲只要和約一簽字，就會到

處是和平與幸福。但是這個世界却是依然故我。這就把他惹出火來了。他向我表示，在他沒有了解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以前，他什麼都不能寫。管它這些呢，他一定會去的。

高 他打算和潔西結婚呢。

麥 原來如此？現在我可明白了。呵，遺憾得很，可是也不壞。那他就更會去了。潔西並不是那種願意和窮光蛋結婚的女人。

史密斯（以下簡稱史，入場）你好嗎，社長，喂，傑克。（握手）

麥 請坐，海利。

史 好。但如果你不介意，我要問——這樣匆忙究竟是爲了甚麼？昨天一晚在太平洋上空搖動得很厲害，到現在我五臟還難受呢？

麥 我恐怕現在你還要在大西洋上空搖動一回。

史 你要我做什麼事呢？

麥 到俄國去。

史 到俄國去？……你知道，我這一個月來都在患失眠症，而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在夜間讀我們的可貴的報紙。由你的新政治路線來看，我想選我到俄國去是沒有多大意思的。

麥 第一，謝謝你終於開始讀我的報紙了。第二，我決定了：由於我的新路線，我要派往俄國去的人恰好正是你。

史 社長，你把我與傑克扯到一塊去了。

高 別發傻。我寫過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之後，他們要是傻瓜才會再讓我入境的。可惜，他們並不是傻瓜。

史 但在我寫過我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之後，由於他的新路線，只有傻瓜才會勸社長現在派我，而不是別人，到俄國去。

高 謝謝。但是你又像往常一樣把所有的事情都纏到一塊了。我現在就證明：為什麼傻瓜是我不是我。

史 （舒適地坐在靠手椅裏）這倒有趣。事實倒很確定，可是理由就不大明顯，我一輩子都在納悶這個問題——為什麼呢？

高 你是個傻瓜，因為你對辯證法一點都不懂。辯證法是一種科學，證明每一種事物如何經常在運動與變化中……

史 （插嘴）妙啊。在我一生中我還從未這樣快地什麼事都搞明白了。

高 (繼續說) 所以你看哪，如果你辯證地看問題……(史拿出筆記本來寫字) 你幹什麼？

史 記下來：『辯證地』。

麥 (責備地)：海利！

史 不要生氣，社長。沒有了。我在聚精會神的聽。

高 (繼續說)……那末你一九四二年寫的那本讚揚俄國的書，現在就應該幫助你寫一本完全不同的關於俄國的書。寫一本我們所需要的書。

史 「我們」是誰呢？

麥 那些認為美國不需要共產主義的人。

史 我也屬於這類人。各有所好——俄國人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有什麼呢？

高 還有就是你應該再到俄國去一趟，並且把全部事實寫出來。

史 可是我當時已經把全部事實寫過了。

高 沒有。

史 嘿！別說得太過火。

高 你爲了什麼東西？你說俄國人是勇敢的戰士，他們英勇地保衛了斯大林格勒，他們的航空員猛擊德機，他們的婦女是狙擊手。你是不是要告訴我這就是關於俄國的全部事實？我寫的每件事情都是事實。

高 可是現在你知不知道：那些勇敢的戰士已經深入歐洲與朝鮮，那些航空員正在飛過維也納與旅順的上空，你知不知道，這些事實已不再是對付德國人的，而是對付我們的呢？

史 這我在我們尊貴的報紙上都讀過了。

高 你是不是以爲俄國人不再前進了呢？

史 相反，他們將首先征服歐洲，然後美洲，然後澳洲……可是這都是胡說八道。

高 胡說八道？你讀沒讀過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還有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注意『最後』這兩個字，你讀沒讀過呢？

史 沒有，我從來沒有讀過，但是它和這一切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高 所以……

麥 傑克，不要不着邊際地扯下去吧。你們繼續討論，我要去了。海利，我勸你，好好聽聽傑克說的話。他會告訴我們倆人所聽的。現在我再說幾句話：過一個星期你就要起飛了。

時間——三個月。書呢——是在你回來一個月。一部份可作爲論文在報紙上發表。保證出版。保證成功。保證三萬塊錢。你明天夜裏十二點鐘答覆我。答應了吧，你可以得到我第一次預支——七千五百塊錢。想一想吧。再見。（退場）

高 史 七千五！第一次預支不算壞呀。這個數目倒使我想我不能不多替你們寫一點髒東西了。

不對。你祇要記住時代的要求。而我們現在對俄國的意見（從衣袋中拿出一張報紙遞給史）都概括在我這篇文章裏了。這篇文章寫的不怎麼漂亮。你知道我不是會寫漂亮文章的人。但某些觀念，甚至一些名字也許對你有用處。

高 史 『俄國人爲什麼要戰爭有十條理由』。這是不對的。俄國人並不要戰爭。那是不可能的。你甚麼時候離開蘇聯的？

高 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高 史 現在已經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了。

高 史 一樣，現在要說他們願意戰爭那還是不可能的。

高 史 那麼，也許不是現在。就讓我們說他們現在不要吧，我不怕把事情弄清楚。我本人就主張立刻來一次反對世界共產主義的預防戰爭。共產黨人都是瘋子，而俄國人因爲他們又是俄

國人又是共產黨，所以他們是變料的瘋子。相信我，如果他們相信他們能够使全世界接受他們的思想的話，那什麼都阻擋不了他們的。

(用手抓頭)住嘴，靜點。

我沒有說錯。

史 高

可能。一切都是可能的。在這個戰後瘋狂的世界裏，我已經什麼都不瞭解了。什麼炸彈、間諜、伊朗、朝鮮、的里雅斯特、集團、聯盟等等！當我在沙哈拉的時候，當我躺在沖繩島泥土裏面的時候，當他們在新幾內亞從我身上往外取彈片的時候，難道我想的就是這個嗎？難道這一切犧牲都是爲了這個嗎？我不能喘氣，我不能思想，我不能寫作。我回來時口袋裏有十塊錢，爲了停止思想，我把它統統喝掉了。(點着一支烟，突然寧靜下來)我不知道俄國人想不想打仗，但是我不願意寫那本書。在格扎次克附近的前線上我和他們一起挨過凍，在戰場裏我同他們一起喝過沃特加。我見過俄國的小孩子被絞死，就算你所說的都是真的，我也不能寫那本書，請找另外的人吧。

明天再想一想吧。

史 高

(站起)想，想，有什麼可想的？自然，按照我的情況我是應該去的。不去才發瘋呢。但

高 是我不能。(稍停)你聽我說，借我一百塊錢吧——我今天要用。我想辦法掙了錢還你。

也許不夠吧？

史 不，一百塊錢就夠了。

高 拿去吧。(按電鈴)

潔 (入場)有事嗎？

高 潔西，第一，我們要走了。(對電話點了點頭)

潔 好，我留在這兒。

高 第二，告訴社長：我要打電話給他，史密斯明天晚上十二點答覆。還有，第三，再見。

潔 再見。

史 再見，潔西。

潔 再見。

(高第一個走出，史停在門口)

史 潔西。

潔 什麼，親愛的？

史
十點半到新聞酒店，好嗎？
好，親愛的。

（史下，潔站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

是的，親愛的……當然，親愛的……最親愛的……要等三個月……可是，爲了幸福再等三個月那算什麼呢。這對一個三十三歲的女人（照着鏡子）咱們兩個之間來說，就在咱們兩個之間來說啊，並沒有甚麼了不起。

——幕落——

第一場

次日黃昏。一個小飯店的酒排間，記者們常到的地方。這是一間長形的、狹窄的、頗有幾分骯髒的房子。到飯店去的必經之地。左面——街門。右面——通往飯店的門。舞台前部，兩三個矮小的桌子和深深的靠手椅。舞台後部，一個普通的酒台，幾個架子，上面放着酒瓶，還有一個酒保。牆上的掛鐘正指着十點半。

（史密斯坐在一個桌子面前，在整個一場的過程中，人們在台上來來往往，有的走進飯店裏去，有的走出來。有的也走到酒台前去，在那裏站幾分鐘，喝酒、談話，然後離去。）

（普萊斯敦從飯店裏走進來。）

普 海利，你好。你又到這裏來了，而且還是在老時間。

史 我和昨天一樣在這裏等潔西。

普 在這裏約會倒是一個奇怪的地方。一點鐘，總有一百個新聞記者在這裏走過。

史 戰前這裏可就沒有這麼多。反正，管他哪，我要結婚了。

普 和潔西嗎？

史 是的。坐下來吧！

普 不成。我還要去看晚上的電稿。（在鄰近一張椅子臂上坐下來。）今天早晨我參加了那些俄國人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

史 怎麼樣？

普 不錯。我們有一個傢伙，臨別的時候還要搞他們一下，可是他們却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針鋒相對的回答——他們說我們報紙上有極大一部份在他們看來都不是美國人民的聲音。而且相反，他們認為如果把這種報紙當作我們人民的聲音，那就是對我們人民的一種侮辱。

史 不壞。

普 我倒也喜歡這個。可是我今天還要恨恨地反駁他們一下。海利，這兩天工作真是傷腦筋，特別是在我們這國際新聞部裏。

史 爲什麼？

普 我們太忙了。整天寫一大堆瞎七纏八的東西。討厭得很。而且社長發瘋了，特別高德在他旁邊的時候。

史 是的，我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

普 沒有辦法。在戰爭的時候，老闆貪心了，變得太左了點。那時候他也不聽高德的話。現在他又耍開倒車。可是他也得想想，一個車子應該先停一停啊！就是一秒鐘也好麼。不，他要從最高速度往前開，一下倒過來以最高速度往後開。

史 你有沒有想法使老板睜開眼睛看一看這一點？

普 讓他睜開眼睛看一看？那有什麼好處呢？話又說回來了，對於他來說，我不過只是一個傀儡而已。昨天我轉動左面的輪盤，今天，他又命令我轉動右面的輪盤。要是我開始和他爭辯的話，他倒真是要大吃一驚了，他一定會另外找一個人。那個另外一個人哪，還是要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樣做。可是他所希望的儘是極端，因為那正是華爾街他的大老板們所希望的。而且如果他也開始和他們爭辯的話，他們也會另外找別的人來代替他，就跟他找一個人來代替我一樣。對不對？

史 的確如此，可是這太令人作嘔了。

普

作嘔是作嘔，可是又很平常。而且話又說回來了，我只是我這一部門的編輯，不管我坐在那裏也好，不坐在那裏也好，總還是有很多人寫這些誹謗的消息，簽發這些誹謗的消息。對了，你看這個——哈代寫的這二十行。都是一樣，他也是一個沒辦法的寄生蟲。（稍停）原來，你要到俄國去了？

史

我還不知道，我今天得答覆社長。

普

什麼？可是我今天替你發出了一個護照請求書。

史

真的嗎？是不是他已經決定我已經決定了？

普

不，比那還要簡單點。他只是決定他自己決定了，這意思就是什麼都不成問題了。明天見，海利。（下）

史

（從架子上拿了一份報紙，一百一百的翻過去，找到他所要找的地方）再來一杯威士忌。

（一邊看，一邊走到酒台前。酒保把威士忌遞給他。繼續讀報，回到他原來坐的地方。）他媽的。（把報紙擲下來。）

史

（哈代從衙門走進來，橫過舞台，到飯店裏去。）

哈代，等一等。

哈 (走近來) 好嗎？我已經差不多有五年沒有看見你了。你變得很多。

史 可惜你沒有變，請坐，喝一杯酒。

哈 我沒有時間，我得趕快吃飯，吃了飯還得趕一條消息。

史 你今天已經寫得不少了。喝一杯酒吧，我請你。(向酒保) 兩杯威士忌。(向哈代) 你爲什麼要寫那些嘔東西誹謗俄國新聞記者，那都是謊話。

哈 有人看到了的。

史 你騙人。

哈 他們說他們看到了的。

史 你又騙人。他們看到俄國新聞記者拿錢給我們的職工會負責人嗎？誰也不會聽我們的。還是做一個老老實實的人吧，你就承認這都是謊話吧。我不告訴別人，人格擔保。

哈 你擔保不告訴別人嗎？

史 我擔保。

哈 全是謊話。

史 (起來，把酒保斟出的兩杯威士忌端回來) 喝酒吧。(哈代飲酒) 那麼你爲什麼要這樣

混蛋呢？

哈 滾他娘的，這一套我已經聽厭了。（稍停）再給我買一杯酒，那麼一生中有這麼一次，我可以老老實實告訴你，我對於自己以及對於你怎麼看法。

史 （向酒保）再來一杯威士忌。

哈 你在黃金時代賺的錢比我多六倍。

史 爲什麼是多六倍呢？

哈 別打攪我。誰要是比我賺的錢多，就是一個小錢，我也知道的。我很窮，所以我很嫉妬別人。（站起來，從櫃台上端回來一杯酒，飲酒）祝你未來夫人健康。

史 什麼？

哈 每樣事情，我總比別人早知道一點，這是我的職業。我是一個誹謗專家。我是一個賤種——因爲我賺的錢總只有你或者普萊斯教的六分之一。

史 找點別的工作做吧。

哈 我不知道有什麼別的工作。我沒有才幹。每天二十行謠言都寫得很糟糕。但是人們不在乎謠言寫得怎麼樣，只要每一期都有就成了。再給我一杯威士忌我可以鼓起勇氣來跟你談

些別的。

史 (向酒保) 再來一杯威士忌。

哈 你到前方去的時候，我有一個老婆三個孩子。現在我有一個老婆五個孩子。牙美加有一所房子，房子的付款永遠也完不了。傢俱要分期付款，生命也要分期付款。每一條謊言可以賺十塊錢，六塊錢就要用來買尿布和藥。順便提一句，我非常喜歡小孩子。(走到酒台前拿回另一杯酒) 讓我們爲我的孩子們乾一杯吧！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因爲我只有在人家請我喝酒的時候才喝。(飲酒) 有一天他們會了解我。也許他們不會。高貴的行爲只有在一個星期賺一百塊錢時才能做到。但是五十塊，你就只能夠做不體面的事，無論如何！——再給我一杯酒，我就可以說完了。

史 (向酒保) 再來一杯威士忌。

哈 拿錢給職工會負責人？騙人嗎？當然是騙人了，一句謊話可以賺十塊錢。你呢？到俄國去走一趟，此外高德還給了你關於一本背的計劃。是的，我都知道了，這是我的職業。你那些也是騙人的，不過可以賺三萬塊錢。你有多少孩子？

史 我沒有孩子。(哈代走到酒台前，又拿了一杯酒回來。)

哈 讓我們爲你的孩子們乾一杯吧！不對，我已經喝醉了。我想說——讓我們爲你永遠不要有孩子而乾一杯吧！不，這也不對。不，不，這正是我要說的。這樣就更容易做得高貴些。爲你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乾一杯吧（飲酒。）當然，你一定要寫。三萬塊錢！我勸你寫。爲了三萬塊錢做醜事總比爲了十塊錢好。反正是要做醜事。怎麼也逃不掉的！三萬塊錢！我告訴你實話吧！我一直都很喜歡你……再來一杯威士忌，我就……不，我不能喝了。我已經喝醉了，別人不喜歡我，也不時常請我喝酒。我上一次喝酒還是在去年。我現在已經醉得一塌糊塗了。晚安。我想我也不要吃什麼飯了。（困難地飛起來。）

（墨非從街門走了進來。）

墨 海利。

史 巴勃。

墨 啊，哈代。出來，哈代。和你談幾句話。（向史密斯）原諒我，只要三分鐘就成了。

哈 （糊裏糊塗的，不能夠說得很清楚。）喂，墨非，我什麼地方也不跟你一塊去。

墨 喂，他喝醉了。

哈 是的，我喝醉了，別攪惑我了。

史 別攪惑他了。

墨 好吧！他喝醉了倒運氣很好。

哈 一路順風，史——史密斯。（走到門邊。停下來。向墨非。）墨非，別玩你的花招了。否則我寫信給你的老板，赫斯特先生。你是替赫斯特先生工作……我要把你的花招寫信告訴他，我向你擔保，那就對你太不利了……

墨 （坐下來，轉過頭來）噢，滾他的蛋。海利，你的事情怎麼樣啦？

哈 （帶着醉酒的固執握着門柱。）你在赫斯特先生那裏工作？嗯？

墨 快滾蛋吧！否則我要揍你了。

哈 （如前）好吧。可是，你的確在赫斯特先生那裏工作，是嗎？

墨 是的，我替赫斯特先生工作，怎麼樣？

哈 沒有什麼，我就喜歡聽你這麼說。晚安。（消失在門外。）

史 我已經來了兩天了，我就像一個啞吧一樣一句話也不說。光聽別人；光聽別人說，自己一句話也不說。好像總有點什麼事發生了，或者與我有關，或者與美國有關。

墨 與你有關，與美國也有關。你看到了戰爭是什麼樣子的，而美國沒有看到，所以你們兩個

對於將來的看法都不同了。

史 這是真的，但並非全部。

墨 當然，所有的真理只集中在一個地方。

史 什麼地方？

墨 天上。

史 可是你想，高德也在戰爭中服務了三年，可是怎麼就像鴨子抖水一樣，一下子都沒有了。

墨 三年都在空軍情報部服務！飛過兩次。六次受獎。他還穿校官的制服搖頭擺尾嗎？

史 沒有。

墨 說下來了。一個月以前，他還是穿着的。高德上校。別看他那麼機靈，可是人家叫他「上

校」時，他還禁不住高興得要發抖了，噢，原來他和麥克非森要把你派到俄國去？

史 等等，回頭再說。每個人都和我談到這件事，我已經有這麼久沒有見到你了。還是在新

幾內亞的時候呢！你長胖了。我猜你喝酒，喝得不少。

墨 比平常多一點。

史 爲什麼？

因爲世界上的缺陷太多了。

而且替赫斯特寫文章證明一切錯誤都在布爾塞維克身上。

是的。總得歸罪什麼人啊！我非常願意寫，一切都得歸罪赫斯特先生。可是我怕他不會登出來。滾他媽的吧，不管我寫什麼東西，世界也不會更好一點，也不會更壞一點。

那麼你爲什麼要揍哈代呢？

那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我在前方的時候，在易北河上曾經遇到過兩個俄國記者，就是哈代所誹謗的那些俄國人之中的兩個。我和他們一塊喝過酒，他媽的。他們和我一樣都是新聞記者。有一句老話說「同行是冤家」，這句話要不得，也許我發瘋了，但是我反對這種事。他爲什麼要搞他們呢？難道世界這麼窄，不搞這些老朋友——戰地記者，他就再造不出別的謠言了嗎？雜種。他替這些俄國記者造了一些鬼都不知道什麼謠言的時候，我也不能在我的報紙上揭穿他。在我那個老板那裏，我要寫一點關於那些俄國記者的東西，一定比他造的謠言還厲害。但是只要有那麼一次，不聲不響的把哈代揍一頓，不聲不響……這樣我倒可以覺得稍爲舒服一點。你懂得我的哲學：世界上根本沒有道德，滾他媽的蛋吧，可是別把自己的圈子也弄髒了。

史

打仗的時候，我老是想，以後一切都該變了。

墨

都該變了嗎？戰爭的時候，他們連我們的精神都動員去了，可是現在他們又不願意還債。

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完蛋了。我的老兄。要是我現在只有二十歲，我就不在乎了，那我就要通通把他們打到地獄裏去，然後我就跑到共產黨那邊去。老實說：我還是更喜歡共產黨。

可是，我現在已經四十六歲了，而且我染上了好喝酒的毛病，每一個禮拜要花七十五塊錢，一個錢也不少。

史

戰前 你只喝五十塊錢。

墨

那是戰前了……十五年以前呢，在我還沒有走下坡路的時候，我還不是什麼酒都不喝，可是那時候我的文章中還帶有不少自由主義色彩，那時候到也沒有什麼，赫斯特先生還能容忍。現在我不這麼幹了，我現在只是爲了想辦法一個星期湊二百塊錢，除了寫點關於新聞記者的謠言之外，凡是我的寶貝老板要我寫的東西我都寫，我只盼望他和你的老板一塊到地獄中去煎煎吧！

史

可是，他們兩個到底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墨

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不錯，我的老板踢右翼，你的老板踢右前衛。可是他們兩個都在一個足

史 球隊裏。你知道，有的時候我到不一定跟我的老板生氣。如果事情整個倒過來的話，假如不是巴勃，墨非替威廉·蘭多夫·赫斯特工作而是威廉·蘭多夫·赫斯特替巴勃·墨非工作。我也不會讓他隨便自己要寫什麼就寫什麼，我還是想法子讓他寫我要他寫的東西。那麼你讓他寫什麼東西？

墨 現在——什麼也不要寫。我真願意什麼也不寫，每星期還是照樣拿二百塊錢。可是，不幸，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史 現在，讓我們談談你最初談的事情吧！我去不去俄國呢？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一個『是』字就跟我自己的差不多。

墨 三萬塊錢嗎？

史 是的。

墨 是的。離紐約五十里的地方買一座小房子——一萬五千塊錢。傢俱——五千塊錢。還有一萬塊錢留在下雨天花，那麼你就可以坐在家裏，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了。啊，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當然，另一方面……可是，我不是那種考慮另外一面的人。對了，我同意。現在想起來，樣樣都好。別看我們的老板很得意，可是他們還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和我們一

樣知道，一半以上美國人所想的和我們用美國名義所寫的東西完全不同。我們就像一個帶了假鬍子的人。拉下來之後，誰知道下面藏着什麼面孔。就是因為你那第一本報導俄國戰爭的書，所以麥克非森需要你。你那本書就連俄國人自己都稱讚了；那就是說在讀者的眼裏你是客觀的。正好是你，也正好是現在。對了。當然——對了。讓我們爲你那本書乾一杯吧！可是，爲什麼要爲那本書乾一杯呢？當我們需要爲恢復健康喝一杯的時候，什麼優瓜才要爲疾病喝一杯呢？爲你恢復健康，爲你的三萬塊錢。

史 喂，巴勃，你能不能借我五十塊錢後天還你？

墨 什麼人晚上跟我借過錢？晚上，我的口袋老是空空如也的。（把口袋翻出來。）全部財產都在這裏了——一共十八塊錢。

史 （接過來）好。我昨天帶潔西到夜總會去玩，可是我完全忘了今天早晨我還得買這麼個小玩意。（從背心口袋中掏出一個訂婚戒指來。）

墨 你要和潔西結婚了嗎？

史 是的。

墨 糟糕。她不會喜歡我的。

史 爲什麼不會？

史 我所有朋友的老婆都不喜歡我。我在她們丈夫眼前老是使他們想起光棍生活的痛快。老婆們可就不喜歡了。你是不是等着潔西呢？

史 是的。

史 我要走了。

(潔西上)

潔 嘿，你們兩個都在這。

潔 潔西，你好像一點都沒變。我已經認識你……(稍停)五年了。

潔 那好極了。

史 好，我走了。海利，我忘了，給我一點零錢坐車子。

史 欸。(將錢放在他手裏。)

史 晚安。(下)

潔 老是這個樣子——永遠沒有錢。可怕的生活。我們就坐在這兒嗎？

史 直接到夜總會去吧。

潔 (看鐘。十二點差一刻。) 可是你在十二點的時候要到麥克非森那裏去。那就來不及了。
史 對了，不錯。我們就在這裏坐幾分鐘吧。哪……(拿出戒指來) 你看……
潔 我看到了。我很愉快。

史 要是你知道我的感覺啊，你知道昨天把你送到家之後，我通宵都沒法安靜下來。你爲什麼不讓我住下來呢？

潔 海利，親愛的，昨天晚上你向我求婚了。

史 是的，你也答應了。

潔 是的，我答應了你。所以我不再是你的情婦了，我是你的未婚妻。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們兩個都不是小孩子了。那是真的，可是我們就讓它像我年青時候夢想的那樣吧。這只戒指，還有那一切一切亂七八糟的事情，還有到鋪子裏去買東西，還有那所新房子，在我們倆個之前，誰也沒有住過的新房子。還有我們倆個剛剛從教堂回來第一次要跨過的門檻——你能了解我嗎？

史 (握起她的手) 我了解。

潔 不，你不能完全了解。只有像我這樣一個老罪人才這樣渴念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們的

家。我們的……你到俄國去時，我要自己親手準備一切，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們的家對於你將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的漂亮的孩子。（用她的手撥弄他的頭髮，吻他的頭。看看鐘。）你該打電話給麥克非森去了。

史 不，你說啊你再繼續說啊！我還有時間。

潔 我們兩個在一塊。……我希望，上帝不要處罰我，使我還能生孩子。咱們就這樣住幾年。

不用在世界上漂泊，也不用愁錢。

高 （走進來）晚安，潔西。怎麼你也在這？海利，麥克非森馬上就在家裏等着你呢？

史 是的。我馬上就去給他打電話。（起立）

高 你準備跟他怎麼說呢？

史 （與潔西默默相視。長久的靜默。）我現在就去給他打電話。（走到甬道裏去。）

高 他同意嗎？

潔 我想他會的。

高 那麼他就會在俄國呆三個月。飛去飛回還有兩個禮拜。

潔 那怎麼樣呢？

高 我在斯丹福德置了一座小洋房。從這裏坐汽車去只要四十分鐘。很安靜。四週圍沒有人。我很替你高興。但是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高 說來說去，還是我替你找了一個愉快的家庭生活。在你沒有完全投身進去之前，在你等着你的丈夫的時候，你可以和我在一塊跟以前的生活道別道別。用不着再找別的人，這事是很自然的。

高 自從昨天以後——不成了。

高 潔西……

高 不跟你住，也不跟任何別的人住。我們已經定了一個同盟條約。我知道他不願意去。但是他爲了我犧牲了他自己。我也要同樣爲他犧牲。雖然，老實說，拒絕你也不是什麼犧牲。是的。當然。（走了幾步，跛得比平常更厲害。）

高 不要這樣，傑克。我知道日本射擊手的故事。但是在馬尼刺車子翻到電線桿子上去的時候，我是和你在一塊的。你已經忘了嗎？

高 我就喜歡你這樣——帶點鬼氣。

高 別說了。反正，以後再也不會有這種事了。（稍停）傑克，你看怎麼一回事？他爲什麼和

高 史 高

麥克非森談得這樣久？要是他……不，那不可能。

爲什麼不可能。那個瘋子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走進來）我讓你們久等了！酒保，三杯威士忌。

你跟社長說了些什麼？

（與潔西兩眼相遇。長久地看着她）我跟社長說了些什麼嗎？我告訴他：我同意了。

——幕落——

第一場

四個月以後。夏天。史密斯的郊外新居。一間大書房：一張書桌，幾個玻璃書櫃，裏面差不多還是空的。幾把靠手椅，兩張矮桌。一個睡榻，睡榻上有不少墊子，上面放着一個暖壺用的俄國式的洋娃娃。牆壁的一角是玻璃的，可以望見外面的陽台。

史
（梅格·史丹萊坐在桌旁。史密斯一邊在書房內來回踱着，一邊口述讓她記下來。）
我不願意說俄國人一般已經失去了微笑的機能，可是在聽到『法西斯主義』這個字眼的時候，他們馬上失去了所有的幽默感。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記得太清楚了，比我們清楚得多。他們帶着一種使我不安的驚奇成百次地問我：爲什麼在美國早已把法西斯主義丟在腦後了呢？

只有傻瓜才以爲：俄國人現在不喜歡戰爭祇是因爲他們的祖國遭受了損失或者遭受了破壞。我到過中亞，到過離塔什干不遠的百花盛開的小市鎮，那兒從來也沒有遇到過什麼戰

爭。當我和人們談話的時候，我專門找了幾個在戰爭中沒受到人命損失的人；就是因為和他們談話最後使我認識了：不是什麼厭戰或是力量不足的問題——而是人民心理的問題，他們像所有今天的俄國人一樣，從來都不願意，而且現在也不願意和我們打仗，完全和強弱問題無關。

我向他們當中一個人問道：「你認為我們兩國打仗的可能性如何？」他回答：「除去在你們報紙裏所讀到的以外，我就沒想過這件事情。」我沒有什麼可以反駁他的。（停止口述）呵，梅格，記下來沒有？

梅格史丹萊（以下簡稱梅）當然記下來了。

史 那是第六章的末尾啦（看看手錶），我有生以來還是破天荒第一次按着計劃進行呢；真糟糕！三十號那天什麼都要完蛋啦，（深思地）三十號那天什麼都要完蛋啦。

梅 海利，怎麼一回事呀？

史 沒有什麼。我只是說六月三十號那天，什麼都要完蛋啦。什麼都完啦（眼睛向室內四週瞧一瞧），這一切，都要完蛋……連我，現在的整個生活都要完蛋啦。雖然我說錯了，不是三十號，而是一號。麥克非森總得費一天時間才能把書讀完。可是在一號早晨……（突然

大笑)。梅格，你能想像到他在十一號早晨的臉色嗎？

梅 (大笑) 他一定會受到一次大打擊。

史 大打擊嗎？不會的，他可不是這樣的人。他生氣的時候，倒反而使他更強硬了。據說一九三〇年他破產的時候，他氣得連瘋症都消失了，一直就再沒有犯過，以後他到弗羅里達釣魚去了。兩個月後他回來了，他又從頭活起。懂得嗎？這一次只不過跟小僱員生一點小氣而已。我倒覺得氣一定是很大呢。

史 可是雇員是一個小脚色。那對他就倒霉啦，那就是說我就倒霉了。(稍停)。梅格，十五年前在亞斯托潑萊士我第一次進了你那報社的小辦公室，你記得嗎？那時我剛離開大學，年輕、愉快又老實。

梅 你現在也還是老實可靠。

史 現在嗎？是的，差不離。可是那時我年輕，那時候我這麼樣想：我既可以老實又可以愉快。難道現在你不愉快嗎？

史 非常不愉快。我已經不像一個年青小伙子那樣再嘲笑那種有一個老婆，一個家庭，一本支票簿子過平凡的幸福生活的人了。我簡直難以想像，我要用自己的手在十天之內把這一切

都像紙屋子一樣扯下來。

也許總有什麼辦法吧？

梅 也許有……對了，接你來的那輛汽車也是要分期付款的，跟其他東西一樣。

史 可是你老婆不要分期付款呀。

梅 對了，老婆不要分期付款。可是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史 海利，你真不對。你有這麼一個好太太，她愛你。

梅 是的，她愛我，可是現在我還不曉得她對這本書的作者怎麼看法（用手擊着速記本），我正在剝奪着她的這一切幸福。（用眼睛看看房的四週）。這種幸福正是她眼巴巴盼望着，而這個可能比其他什麼都更使她愛上了我。要是她離開我的話，我甚至於不能責備她，因為我欺騙了她。

梅 她不會離開你的，海利，你年青的時候是這樣的，現在又是這個樣子，誰能離開你呢。我不知道，要是我能知道多好。

史 關於這本書的事情，老老實實告訴她吧。今天就告訴她。

梅 怎麼也不能告訴她，要是突然——不？這樣我才能再過十天太太平平的幸福。我的老朋

梅 友，我的有趣的一頭亂髮的小朋友呀，除開你，現在誰也不叫他們知道。（稍停）我要走了。

史 再呆一點鐘吧，和我們一塊兒吃中飯。潔西還是自己炒茶做飯，而且作得挺好；雖然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呆會兒吧。昨天夜裏，不知爲什麼我從睡夢中醒來時突然想到弗來德·威廉士，他還是和過去一樣；我也想到了我們的報紙，敵人叫它『赤色』，其實不過只是公正而已。『赤色』這兩個字愈來愈和公正兩個字一個意思了；梅格，你注意到了嗎？

梅 呵，等你完成你的作品，你也要被稱爲『赤色』的了。海利，這倒不是什麼壞事情哩。美國一定有千百萬人會支持你。我們報紙上是沒有言論自由的，但人民會支持你的。一定的。是的，我祇害怕：『赤色』這個形容字會大大減少我的收入。真是鬼迷住我了；我怎麼就聽了潔西的話，買了這座按期付款的大房子，沒有按照我的打算買一所小房子，一次就可以付清，那樣，至少我們還有房子住啊？

潔 （穿著圍裙進來）：呵，寫完了嗎？（走向史密斯，吻他）累嗎？

史 你呢？

潔 很累。就跟墨非說的一樣，蘋果餅子好麻煩。

史 巴勃怎麼樣？他醒了沒有？

潔 大概醒了。是醒了。半個鐘頭以前，有一個人人在澡房裏，一邊嘩啦嘩啦洗澡，一邊賭咒罵人。

史 我留梅格在這吃中飯。

潔 我很高興。昨天我留她，可是她一定要走。

梅 昨天我得趕着在晚上把二十頁書抄寫下來。

潔 我希望你叫他唸給我聽聽。

史 我特別關照梅格把所有抄好的東西都放在紐約。現在只能繼續往下寫，一寫完，我就馬上全部唸給你聽。

潔 梅格，告訴我，很有趣嗎？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羨慕你呀。

梅 寫得非常有趣。（稍停）。潔西，你什麼時候用中飯？

潔 半點鐘以內。

梅 那麼我可以先去洗個澡嗎？

潔 當然可以。你穿我的洗澡衣好了。就掛在那兒。

梅 謝謝。(梅格下。)

潔 (望着放在桌上的速記本) 工作進行得順利嗎?

史 還不錯。

潔 呵，幹麼你不叫我速記呢？我敢賭咒：我的速記能力並不比梅格差。要是讓我來我該多麼高興！

史 我倒覺得現在你不再需要速記，也不再需要打字，這事才真正使我高興。我就喜歡你只做這個家庭的主婦，一個主婦——其他什麼事也不做。至於這些薪金餅，那是因爲你喜歡才叫你做的。

潔 你什麼也不了解。(用手指着速記本。) 要是你唸我記的話，這也是我喜歡做的。(吻他) 不，還是你對，要是我來，我就要打擾你了。(又吻他) 我會不能自測的(看着速記本)，我可有興趣呢。有一、二次我總是想着偷偷瞧一瞧，可是梅格用的方法跟我不一樣，十個字中我還難得認出一個字來。早晨你還沒有醒的時候，我親自來給你整理書房，我爬在地板上把你吸的無數烟頭拾起來。昨天一共有四十二個。

史 (吻她的手)：可是你爲什麼要那樣做呢？

潔 哎，什麼意思呢？我願意這樣做。後來我就打開窗子，坐在你的靠手椅裏，嘴裏唱着，自語着。我想着你。我想着；等你寫完這本書，再拿到一些錢以後，這隻沙發上還要掛點什麼東西？我想着，我們該有一小幅精緻的水彩畫。我又哼着，又自言自語，然後我就來叫醒你……。

史 你臉上有點疲倦的神氣。

潔 快樂使我疲倦了。一天裏，我總得到這門口來十次，聽着，聽着你來回的脚步聲。一聽到你的脚步聲走近門口時，我總想把門打開，親親你。可是我沒有這樣做，我只是悄悄地站在那兒。於是我離開了，又想着你，一直到黃昏。（稍停）我堅持要你買這座人房子，這不是挺好嗎？不然你怎麼能來回走呢？（稍停。從她的圍裙兜裏掏出一封信來）我完全忘記了，這是你母親給你來的信。

史 （拆開信封，把一小張信箋拿出來）：我的老太太是寫得那麼短。（看信）

潔 （坐在他旁邊）我可以看嗎？

史 當然（倆人悄悄地看信）。

潔 多不好！她幹麼這樣寫？

史

(把信攥好)：沒有辦法。她對於這種事情有她自己的看法。

潔

你心裏煩惱嗎？

史

哎，當你的母親罵你「無賴漢」的時候，你總是會不高興的吧。大概她已經聽到我在寫一本和上次那本不同的，關於俄國的書，就是這麼一回事。

潔

我不懂。她跟俄國人，跟你那本書有什麼關係？歸根到底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旁人相干。

史

(諷刺地)：她是一個有舊式自由觀點的女人。她信仰理想。當她想到她的兒子開始以卑劣的手段賺錢的時候，她再也不願從他那兒拿錢花了。她也許有點舊式，可是這是合理的呀。

潔

你後悔了嗎？你真的以為寫這本書就做了錯事了嗎？

史

不，正相反，她的信再一次告訴我：我是做着一件正當的事業。(稍停)除去蘋果餅子之外，今天你還有什麼吃的嗎？

潔

羊腿(跳起來，急忙吻他。)啊呀，我想也許都燒糊了吧。(跑步出去。)

史

(獨自個兒，又掏出信，大笑。):他以為我又要有錢了，她不能拿這種賺錢。我對覺得

她可以拿，可是我一個錢也不會有了……

（高德從陽台上走進來，後面跟著麥克非森。）

高 海利，你好。（把帽子脫下放在椅子上）我帶社長來瞧瞧你的窩兒。

史 你好，社長。

麥 海利，你不見怪嗎？

史 歡迎你們來，請坐吧。喝不喝威士忌？

麥 不，謝謝。我今天還得喝不少酒呢！

史 那不是違反了你的習慣了嗎？

麥 是的，可是一個人也不是天天都過六十大慶啊！

史 你年屆花甲了嗎？

麥 是的，我今早晨才想起來呢。

高 今早晨社長起床時哼着，覺着背浸法伸直，這纔曉得他已經六十歲啦。

（出乎意外地在高德胸口上給了開玩笑的，可是重頭的一擊，笑着，在沙發上縮做一團。）
高德說謊話，今早上我醒來……一句話，不是在自己家裏醒來的，我的背彎下去，直起

來，都和平常一樣好。但是我到辦公室去時，我在我的書桌上發現了一張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二塊錢的支票。三十歲上，我第一次想到第二天便要破產的時候，我還有足夠的毅力，保持我那幽默感，而且從我的七千塊錢裏邊拿出五千塊錢存在銀行裏，等到我六十歲的時候再把它取出來。這是不會有岔子的。我一看見那支票，便使我想起今天是我的六十歲生日啦。我又把這五千塊錢存到銀行裏去，到我九十歲的時候再拿出來。這次的利息就拿來款待我的朋友們，也有你和潔西。好不好？

謝謝你的厚意。祝你壽辰幸福。可是……

史 我沒有事先邀請你，這事有點抱歉，可是實實在在我今天才想到。你放心，別人也是一樣；就連呆在紐約城的邱吉爾也只知道一點鐘呢。爲了我們的老交情，他可能會來的。嗯，我得去一下。一點鐘之內用午飯。你看我跑了八哩路來請你，來四哩，回去又得四哩。你現在有汽車嗎？

有，等一等，社長，我去問一下潔西。

麥 好，我們等着。（史密斯下，）

高 查理，你總未免有點虛榮心呢。幹麼老是嘮叨着邱吉爾長邱吉爾短呢？

麥 第一，對於我來說，邱吉爾不是什麼一點虛榮心的，而是很大的虛榮心，特別是現在，他的政策就是我的政策。第二，早在他擔任海軍大臣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第三，不錯，我是有虛榮心的。呵，怎麼樣？

高 沒有什麼。我只是想，他未必能來參加你的午宴！

麥 誰能說他不來呢？我認爲：此刻他對於美國報紙不能特別感到興趣。（稍停）。

高 （走往桌子邊，打量着速記本。）：彷彿史密斯正在賣力寫呢。

麥 他做得不錯。九月三十日那天書是到處可以銷售的了。

高 從拿到草稿到出版要三個月。凱斯樂不能想辦法按期出版？

麥 他一定得按期出版。可惜，我沒法把國會選舉延期。我必須將書趕在選舉前出版，總不能

在選舉之後，這你知道得比我差。

高 查理，你聽我說，現在就登廣告怎麼樣？

麥 又要那麼性急啦！書總得十天才能完成呢。

高 從明天開始怎麼樣？十天時間非同小可呀！我從來沒有給你出過壞主意吧？

麥 現在你就給我出了一個荒謬已極的主意。書還沒見到影子就登廣告，這對我倒是一種新

鮮的事情呢。

我給你的好處，可不止一次吧？

是的。

明天就開始吧，到處去登廣告，風險算在我的賬上，怎麼樣？

你自己來冒險嗎？

是的。說老實話，一點危險也沒有。我用不着就知道那本書是很好的。呃，怎麼樣？

你很自信啊！

是的。怎麼樣？

好。就這樣。可別忘了：這是我第十三次聽你的主意了。

沒有關係。我不迷信那一套。這是同一個作者的第二部作品。可以從一九四二年俄國報紙

上摘幾句他們提到他第一本書的話，說什麼史密斯有公正的態度，能够正確的理解問題等

等。這個作者連俄國人都認為是公正的。再介紹一下史密斯，說他曾經在格札次克戰壕裏

呆過，曾經到過斯大林格勒附近。他是一個對俄國難得說一句壞話的人，可是他再也不能

沉默下去了，如此這般……

麥 如此這般，够了，給它起個什麼書名呢？

高 就叫「爲什麼俄國人需要戰爭？」吧。

麥 不，這說得太露骨了。我們再考慮考慮吧。傑克，你以爲俄國人真的需要戰爭嗎？

高 現在嘛？當然不需要。

麥 可是將來呢？

高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們正在摧毀資本主義，而我呢却要用一切辦法摧毀共產主

義。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是勢不兩立的哪。

麥 不同的是：他們是在家裏，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做，可是你却要把你的爪子伸到另一個國

家裏去，伸到他們那裏去。

高 你不是想參加共產黨吧！

麥 不，我想：你對於這種事情太殘酷了——就像所有叛徒一樣。

什麼？

高 我說：就像所有叛徒一樣，你對於這種事情太殘酷了。你過去年輕時候在職工會裏的生

活，現在可不叫你安靜了。

高 查理，我勸你不要說下去了，有的時候我會咬人一口的。

麥 我知道，可是你弄錯了。你對自己過去的歷史，特別是對你那有力的開始，你不應該感到慚愧。當一個年輕的罷工領袖，忽然自己跑來給了我六篇揭發「赤黨」的故事的時候——上帝呵，那真力量。唔，就在那時候十五年以前，我立即便曉得你無論如何會飛黃騰達的，要是到新聞事業這方面來工作，那就更要飛黃騰達了。

高 注意——是到你的報館來工作的？

麥 當然，不是到『工人日報』去工作。每次我想到共產主義的時候，總是有這麼一種感覺：如果共產主義在美國出現的話，你一定會被絞殺的。

高 和你一塊兒。

麥 這我不大知道，可是，「共產黨專政」這樣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明天出現的話，你知道該怎麼辦嗎？

高 我想知道一下。

麥 你會很快地改變你的「面目」，你會馬上出賣你現在的朋友，就像十五年前你出賣你當時的朋友一樣。

高 今天你是不是下了決心要和我吵嘴？

麥 我一點也不想和你吵嘴。這就是報復你說什麼邱吉爾，什麼我的虛榮心。我好虛榮，可是不願意旁人在我面前提起它。今天早晨我看見你訂着我那總編輯的辦公桌，訂得有點太那個了，我不喜歡人家太性急，特別是年輕人。

高 查理，你一天天的老了，脾氣也開始變古怪了。

麥 也許是。

高 人家會以為你沒有像我那樣想消滅共產主義。

麥 不對。我已經給俄國人做了一個最低的計劃。

高 可以發表嗎？

麥 可以。把他們放在戰爭威脅下五六年，不給他們一點喘息的機會，然後向他們提出三個要求。

高 那三個要求？

麥 要他們答應只有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市場上自由買賣——這是第一個要求，取消俄國政府對外貿易的獨佔——這是第二個要求，給我們各種特權——這是第三個要求。至於其餘的

高 呢，假如他們願意的話，就讓他們繼續作共產黨去吧！那是他們自己的事。（稍停）

史 密斯把我們留得够久了。

史 （進）對不起，我簡直還沒有跟女人講話的經驗。潔西向你道謝，她現在正在打扮哪。我們半點鐘之內就來。

麥 好的（向高德）傑克，你怎麼老是丟三拉四的，又忘了你的帽子。只有大人物才有權丟三拉四呢，對了，海利，高德建議：你那本書可以叫『爲什麼俄國人需要戰爭？』你覺得這名字怎麼樣？

史 我覺得這書名不大好。

麥 我也這麼覺得。

史 把『爲什麼』幾個字刪去，就叫『俄國人需要戰爭』吧，末了再加上一個大問號，你以爲怎麼樣？

麥 就叫『俄國人需要戰爭』好了，加上一個小問號，比前面的字體小三號，不怎麼看得出來。雖然小得看不清，可是還很客觀，什麼人仔細看還能看得出來。你看怎樣？這主意不壞，就這樣吧。我等著你們（與高德下）。史密斯獨自留在台上有片刻之久。還非由裏門出來、

較平時更臃腫，一隻眼睛底下十字形地貼着橡皮膏，身穿舊的厚毛線衣。）

唔，到底睡够了吧？

墨 睡了十四個鐘頭，從夜裏一點鐘睡的，昨天晚上我碰見你的時候，我是不是喝得酩酊大醉了？

史 不，喝得不太醉，可是不知道爲什麼，你胳膊底下挾着一頂女人戴的帽子，眼睛裏流着眼淚，嘴裏老是說：老闊威廉·蘭道夫·赫斯特本質上到底是一個好人。

墨 那麼我一定是喝醉了，我得禁酒啦，高德幹麼來這兒？

史 你怎麼知道的？

墨 他的聲音就像牙醫生的鑽子，誰也不會弄錯的。

史 他和麥克非森一起來的。社長今天六十大慶，他來請潔西和我去參加午宴呢。

墨 原來如此……他一定非常需要你那本書，蘋果餅子怎樣辦呢？潔西答應給我的。

史 她不知道，餅子是有的。你和梅格一起用午飯吧，我們黃昏回來。

墨 和梅格用午飯嗎？你那個進步婦女，就在你面前見了我也躲躲閃閃的，彷彿我是一條毒蛇似的，如果她一個人和我呆在一起，準會用熱湯淋得我滿臉。然後等我包着燙傷的時候，

就一五一十的把她對我和赫斯特先生的看法說個一乾二淨，她真以為我和赫斯特實際上是
 一邱之貉呢。

史 梅格嗎？你瘋了。

史 我曉得我說得不會錯，她準會燙我一頭熱湯。我還奇怪呢。她怎會替你做速記工作！也許
 她母親病着，很需要錢化吧。

史 不。

史 那麼她為什麼幹這差事呢？

史 爲什麼？（稍停）雪茄烟在盒子裏啦。

史 我來這兒是第三次了，也是第三次嫉妬你，嫉妬你的幸福。就像一個豬一樣。

史 而且你害怕潔西，你對她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史 沒有，她愛你得很，甚至於都可以容忍我了。（稍停）是的，不錯（走向桌子邊，將速記

本拿在手裏掂着。）假如不需要這個髒東西就能過這種生活（用手指着房間），那就好

了。三萬塊錢。他們已經開始一點一點付給我了。對了，昨天我所以喝醉的原因，就是因爲

我找到一件工作，拿到一大筆預支，我還剩下來一些呢（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束團糊了的

鈔票) 賺賺這有多少呀?

史 什麼工作呢?

墨 一件無聊的工作：一個飛機公司想載着一個乘客打破高飛紀錄，我就是那個乘客！

史 一架好飛機嗎？

墨 不，我看糟糕得很。完全是冒險，裏邊什麼特殊的機件都沒有，就是一架普通的運動飛機。
 這麼名，他們想用這種飛機去打破紀錄，廣告上說它怎樣耐用。一家新公司還沒有什麼信用，所以他們就要特別吹吹牛，給了我不少錢，叫我從飛機上廣播。

史 給你多少錢？

墨 一千五百塊錢。

史 見鬼，算了吧。如果飛機是「洛克希特」或者「聯合」公司的出品，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

墨 「洛克希特」和「聯合」牌子的飛機出了名，還要登什麼廣告。我不能拒絕。這對於我正如對你的速記員一樣：我的母親病得很厲害，我得張羅六百塊錢，把她趕快送到洛契斯特治療去。光靠不喝酒來湊點錢，實在吃不消！(稍停) 喂，老老實實告訴我：你這次到俄國去旅

行了一回，對俄國人不感到失望嗎？

史 不感到失望。

墨 他們和打仗的時候一樣好嗎？

史 一樣。

墨 我的老天，那他們太混蛋了。

史 爲什麼？

墨 因爲，假如他們變壞的話，那麼我們把他們寫得那樣壞，也就不至於心裏覺得不安了。

潔 (進) 我準備好了，咱們走吧。

史 晚上再見，巴勃(挽住潔的手臂)雪茄烟在桌子上啦。

墨 我早就知道了，威士忌在那兒？在碗櫃裏嗎，對不對？

史 對了。

(梅格進)

史 梅格，我得向你抱歉。

梅 不必客氣，潔西早就告訴我了。

史 汽車一點鐘內回來，送你到城裏去，好嗎？

梅 好極了。

史 我們不在時你得做主人，招待招待老巴勃。

梅 很好，我會招待你那老巴勃的啦。

史 再見，梅格。巴勃，等我們回來別喝醉了啊。

墨 我試試看吧。

史 再見。（和潔西手挽手下，墨非對着梅格坐在靠手椅裏。靜默。汽車開去的聲音。又是靜默。）

梅 （走向碗櫃邊，拿出一個瓶子和二隻杯子）要喝威士忌還是白蘭地？

墨 都可以。

梅 （把東西一一放在桌子上，坐了下來）：我喝沒有蘇打的，你喝什麼？

墨 什麼都可以。

梅 （斟酒）祝賀你的長途旅行。（兩人喝着酒）你速記這麼一本書，一定覺得很討厭吧？

墨 爲什麼？

你是個左派呢。當然錢還是錢，你討厭不討厭跟我坐在一塊兒？討厭嗎？你看這個到底不花錢哪。

梅 不，我不討厭和你坐在一塊兒的。也許有點奇怪吧，可是……
可是什麼？

梅 不要講大道理好不好？

墨 好，（斟酒）我喝酒喝得那麼多，你知道這是爲什麼？
爲什麼？

梅 我每天要口述和廣播這麼多髒東西，總得用酒精把嗓子消消毒呀。

梅 有時候你還打字，也得用威斯忌洗手的呢。

墨 你說得不錯，可是這是沒法做到的，吃飯去吧。

梅 走吧！你聽——多麼安靜呀！我們好像一隻被拋棄的船上的水手。
在錨碇以後。

梅 也許在以前……（有頃，兩人悄悄地離開了房間。）

——幕落——

第二場

與第一場同。晚上。十天已經過去了。史密斯一個人一動不動地坐在角落裏，一只靠椅裏。長時間的靜默。潔西上，穿家常便服和圍裙。與前場同。

潔 怎麼一回事呀，海利？

史 (起立) 唔，什麼？

潔 你是怎麼一回事，親愛的？現在九點半啦。你已經像這個樣子坐了四個鐘頭啦！

史 不會是九點半吧？

潔 我進來兩次了，我還以為你在打盹呢。

史 我沒有打盹。

潔 你的書已經寫好了。難道你不高興嗎？

史 是的，我高興。

潔 你疲倦了吧？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而我請了那末些人來——我不該請他們來的。

史 不，不，爲什麼不該？我很高興你請了他們。祇是你從那兒搞到的錢呢？我不相信我的支票本上還剩得有錢。

潔 錢嗎？那自然沒有了！已經用完了一個禮拜啦！但是我……

史 你借了錢？

潔 不。那是在軍隊裏的時候積蓄起來的一千塊錢。

史 那你爲什麼……

（打斷他）等一等。你的錢用完了之後，我很高興我們能够用我的錢來過活，即使祇有一個禮拜也好。我是這樣感到自傲！不要掃我的興吧！明天，麥克非森就會看你那本書了。你又會富裕起來了。但是今天，你是絕對窮的，絕對是我的。連吃晚飯都要化我的錢。你要知道這是多麼甜蜜呀！但是這種味道祇有一個女人才能够明白的。

史 我今天比一天更加愛你，但是看來我不能比今天更愛你了。

潔 今天？但是明天呢？明天你得更加愛我。

史 明天？對啦，也許明天我會更加愛你，祇要……

潔 祇要怎麼樣？

史 祇要你明天不忽然離開我走掉。

潔 你說什麼話？你瘋了嗎？怎麼一回事呢？你眼睛裏有眼淚。你是疲倦了，你是太疲倦了。

（不讓他站起來，跪在他面前，把身子緊緊的靠着他。）你腦袋裏想些什麼怪念頭？我能離開你跑到那兒去呢？（一躍而起）快一點，來看看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拖他起來，拉着他的手，引他到門邊，然後打開門。門內是餐室。可以望見一只擺得儼過節似的餐桌。）你喜歡嗎？

史 很喜歡。

潔 （關上門，然後與史密斯手挽手地踱來踱去）你——一個；我——兩個；梅格——三個；普萊斯頓——四個；還有就是番納·布瑞吉，還有我另外一個老朋友——塞莉·郝普金斯——我想你不認識她。

史 我不認識。

潔 我也並不很喜歡她。但是她總是那末懂事，那末好批評我，所以我今天要她來，我可以把你向她誇耀一下。這就有六個了。高德——七個。我知道你不太喜歡他……

史 不，那沒有關係。

潔 但是我是故意請他來的。他總是有點看不起你，特別是在你背後。讓他來看看我們倆在一起生活得多麼好！比他和他那個在舊金山的有錢的醜老婆好一百倍！

史 巴勃也來嗎？

潔 當然啦。他是第八個。也是最後的一個。今天梅格把你的書送到紐約去的時候，我叫她想法子把他找到，帶他到這兒來。（稍停。）海利！

史 什麼事，親愛的？

潔 你什麼事不對勁啦？發生了什麼事？你在愁着什麼？什麼事煩擾你啦？告訴我。

史 不，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我想我祇是精疲力盡罷了。（走到靠陽台的玻璃門那裏去，向外面的花園瞭望。）

潔 呵，我完全忘啦：你看見那塊地嗎？從那棵梨樹起一直往前，有那個小山坡和三棵松樹的？

史 看見了。

史 很美，是不是？
是。

潔 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英畝，我今天和郝德生小姐談過了——這是嚙的地。她說她可以賣給我們，而且相當便宜。你那本書的錢拿到手以後，我們非買這塊地不可。那時候我們的花園看上去就會完全不同啦！好吧？

史 好。

(門鈴響)

潔 感謝上帝，這一定是梅格和巴勃。(吻史密斯，跑下。史站着不動，依舊向窗外凝視。)

潔 (跑上。舉着一只一碼多長的紙匣。) 它來了！這兒，拿去，趕快去換上。

史 這是什麼？

潔 這是我要給你的一個意外之喜。我交了錢給梅格，要裁縫給你做一套新西裝，這就是它。去吧，穿上試試。不過要快一點，我要看你穿上它。去吧，去，去！(差不多推着他出去。梅格與墨非上。)

梅 你要我辦的事我都辦了。我甚至於坐在那個理髮店裏等着墨非先生剃鬍子和洗頭髮。

潔 謝謝你，梅格！而你，巴勃，老實講，你可以不用洗頭就來的。那樣你就可以早一點到這兒。

墨 不，我不能那樣。我要洗洗頭叫自己清醒一點。

梅 而且洗了兩次，請注意！

墨 是的，是兩次。理髮匠給我洗了頭髮，弄乾了，用梳子梳。但是我覺得還不夠，我叫他再洗一遍。他想到和我爭辯，但是我告訴他這不干他的事，我可以洗五次，如果我願意的話。

潔 你今天很高興。也許你可以想法使海利也愉快一些。

墨 好吧，你知道，你要我做什麼事我總是不能拒絕的——你或者史丹萊小姐。

梅 可別把我也拉扯在裏頭。

墨 爲什麼？自從我們雙方同意不談政治以後，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今天你甚至從我的酒瓶裏喝了威士忌。

潔 梅格！我聽到的是什麼話呀？

梅 我在開車，天氣很冷，而他的口袋裏總是鼓鼓囊囊的裝着那些酒瓶，怎麼啦，我喝了你一口威士忌你就不高興了嗎？

（史密斯上，穿深藍色西裝。）

潔 （把他轉過來轉過去）讓我們看看。好極了！可是，梅格，你瞧瞧，背後這兒——你不覺

得總有一點而且稍爲寬了一點嗎？

現在他們就與這麼穿。

你任嘴吧！你的東西穿在你身上反正總像掛在衣架上一樣。梅格，你覺得怎麼樣？

我看不錯。

喂！你要把我轉來轉去轉多久？我不是一個紡錘呀！

（黃備）自然，你的領帶又像平常一樣，搞到臃腫窩下而去啦。（給他把領帶結好，然後踮起腳來親吻他。）我是故意逗你的！你今天領帶結得很好。我要這樣做，不過是想不給旁人看見親你一下吧了。（對梅格與墨非）你們沒有看見什麼，對不對？

對啦，我們什麼都沒有看見。

梅格！跟我來吧，我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等一會兒。看看我給海利帶來的意外之喜（伸手入袋，抽出一張報紙，攤開，可以看見上面有很大的字，佔滿整頁。）

那是什麼？

麥克非素的星期增刊把一整頁都獻給了（向史密斯點點頭）我們這位榮譽的朋友。它告訴

全世界，那本書將是怎樣一本天才的作品，作者是如何多才，如何客觀，如何公正，裝璜又將是如何漂亮，特別重要的是，那本書的價格將是如何的便宜。你們覺得怎麼樣？

潔 很動人。

墨 還有啦——這一切吹噓都是在沒有看到他的書之前寫的！這樣的事情一輩子也只能碰到這末一次！

史 是的……

墨 他的姓名每個字都是兩吋長。

潔 真是太好了。我以前決沒有想到會這樣。你呢，海利？

史 我也沒有想到。我的意思是，我沒有完全想像到……

潔 現在你看，你今天還憂鬱了一整天。巴勃，想法子叫他愉快起來，否則我會對你們兩個人生氣的。來吧，梅格！（兩人下。）

墨 我看我給你帶來的意外之喜並不怎樣合你的口味。

史 說老實話，不太合。

墨 爲什麼呢？

史 說來話長。(稍停)可是我也能用幾句話跟你說明白。是這樣的。你明白嗎，我所寫的書一點兒不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

畢 什麼？

史 就是我所說的。完全不是那末一本書。(拿起畢非帶來的報紙)俄國人要戰爭嗎？唔，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俄國人不要戰爭。

畢 (喜歡)哄了他們！好！你真好！麥克非森拿到那本書沒有？

史 他拿去四個鐘頭了。

畢 (大笑)我可以想像得到。

史 什麼？

畢 我可以想像麥克非森的臉！(望着那張報紙)，海利·史密斯，以客觀和公正聞名於世。

史 (大笑)我知道他們現在想什麼辦法把它反過來。

史 我不知道。起先我並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種程度，特別是我沒有料到會有這個該死的廣告。

畢 (思索地)但是你要知道，老兄，這將對你不妙。

史 是不太妙。

墨 你……你真的寫了一本對麥克非森絕對不利的書嗎？也許……

史 （插嘴）在俄國問題上沒有什麼「也許」，而且也不可能。或者是「是」，或者是

「不」。麥克非森要一個「是」，而我則回答說「不」，如此而已。

墨 不，不僅如此。還有合同呢！

史 唔，那又怎樣呢？我再也不會從它拿到一個小錢。

墨 不僅如此。他們可能還要你把已經到手的吐出來。

史 去他媽的吧。沒有關係，我反正是一個叫化子。不管吐出不吐出，反正這些分期付款一到

期，一樣東西都不是我的了。從這座房子起直到接你來這兒的汽車。

墨 等一等。找另外的出版人怎樣呢！

史 我也想到過。不行。麥克非森，或者不如說，他的出版人，凱斯樂，和我訂有合同，兩年之內我的書都歸他出版。

墨 唔？

史 唔，就是這樣。

畢

史

但是如果他們拒絕出版這本書，把它退還給你呢？

他們不會這樣做的。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恰恰相反，他們在表面上不會拒絕，不會退還，而是把它出版，把它擱置兩年，我又不能把它送到旁處去，因爲在兩年之內，這是他們的財產。兩年之後呢，出版就太遲了！這不像一本小說或者一本詩集，這是報導一類的東西，半年之後就會失去意義。

畢

等一等。當你開始寫的時候，你可想到這一點？

史

一般說來，我是想到了的。

畢

那末你老兄爲什麼要幹這樣一件沒有出路的事情？你寫了一本書，但是你甚至不能把他出版，祇有你自己的少數朋友能夠看到它。你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情？

史

我不知道。我只能這樣做，我不能做別的，我的良心逼着我非這樣做不可。在俄國的時候，我突然對自己感到慚愧。對我自己，對你，對我們大家，我慚愧，因爲我們使得全美國每天早晨都和早飯一起吞下（抓住那份報紙）這種毒素。很久以來，這個所謂「俄國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俄國問題了，它是全世界各地人們的榮譽與誠實的試金石。我記起來了，我是一個人。是的，一個人，而不僅僅是麥克非森的僱員。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我是

年青而誠實的。我又記起來我還有一個老母親，一個嚴厲而誠實的美國老太太，當我小的時候，她教過我不少事情，她始終尊敬林肯比尊敬赫斯特多……可算我寫了那本該死的書。即使只有我少數的朋友讀它，即使如此，我也不懊悔。够了，共產黨別以爲自己是唯一誠實的人了，讓他們說我不够左好了，要說多少就多少——去他媽的吧！他們現在總不敢說我不誠實了。

咳，反正木已成舟啦！

你不同意我嗎？

我也不知道。我祇覺得心裏怪不好受。我是這樣厭惡我自己，說老實話，如果十號那天我要坐的那架討厭的飛機在空中粉碎了——我想我不會覺得很遺憾的。恰恰相反。

別說廢話了。

（靜默半晌）潔西怎麼樣呢？她還一點都不知道嗎？

她什麼也不知道。

她在這個家裏和你在一起是這樣快活。

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住嘴吧！讓我不要去想它，到明天再說。（稍停）你抽雪茄麼？

謝。謝。謝。兩人都點起煙。長時間的沉默。兩人都在聽着裏面碗碟的響聲。畢非突然一躍而起。）

等一等！

什麼？

等一下。傻瓜。我們都是傻瓜。有出路啦！有啦！

別發傻吧！能夠有什麼出路？

不是能夠不能夠，是已經有啦！（抓住那份報紙）這個廣告！全紐約都知道了你這本書！

這將是一個真正的醜事。

好吧，那又有什麼用處？

你什麼意思？有什麼用處？這將是一件頭號的醜事。高德這個笨驢，他總是那樣忽忽忙忙的。

他勸麥克非森在廣告裏暗示了這本書的反蘇內容。我可以看得出這裏有他的一手。妙極啦！他們在這件事上要自食其果了。

怎麼樣呢？

簡單之至！這樣一個人醜事就使得這本書將有大大的銷路。凱斯樂祇是一個普通的商人。

他就知道愛錢。爲了十萬塊錢的額外利潤，他會出賣麥克非森而單獨的出版你這本書。他會發出他自己的廣告，他會在書皮紙上印出麥克非森怎樣命令你寫這本書，後來又怎樣拒絕把它出版，等等所有的詳細情形。全紐約至少會有一個禮拜談論這件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開始在……

天！這真是好主意！你的合同是和誰訂的？是不是單獨和凱斯樂？

是的，單獨和凱斯樂。

這就是說，麥克非森和高德一樣是大笨蛋。他一定毫無辦法。凱斯樂會完全同意的。這位先生會徒步走過撒哈拉沙漠，如果他聞到沙漠那一邊有大洋錢的話。他爲了特地慶祝你還會擺一桌酒席哩！海利，趕快把你的威士忌拿出來，否則我將把一切話收回啦！

（把威士忌酒倒入兩只酒杯）這是真的嗎？

史 如果不然，我以後就再不喝酒！

史 何必發這樣的狠誓！

史 我不怕，什麼風險也沒有！乾杯吧！（兩人飲酒。）

史 是真的嗎？嗯？

墨 我們爲它再喝一杯吧！（斟威士忌酒。）

（潔西上。）

潔 丟臉，巴勃，你們爲什麼現在喝酒呢？

墨 我們爲什麼現在喝酒嗎？因爲一切將要好了。天大的好。海利，是不是？

史 是的。

墨 潔西，快點把你的手給我。（握着她的手和史密斯的手）拉成一個圓圈，拉成一個圓圈。

潔 海利，拉着她另外那隻手。

墨 （笑着）你什麼意思啊？我一點也不懂。

墨 沒有關係，你回頭就會懂了。（跳着舞，蹀着脚，拉着他們轉圓圈，唱着「誰怕那個壞老

虎？壞老虎，壞老虎！」）對不對，海利？

史 （狂熱地）「誰怕那個壞老虎？壞老虎，壞老虎！」（三個人興高采烈地跳着舞，用各種不

同的嗓音唱着「誰怕那個壞老虎？壞老虎，壞老虎！」陽台的門開了。高德站在門口，穿着雨衣，戴着帽子。臉色非常慘白。長時間的靜默。）

高

(激動地)：海利，我一點也不懂，可是麥克非森剛才打電話給我，他大發雷霆，叫我不管死活馬上把你帶去。

(全體靜默。)

——幕落——

第一場

麥克非森的辦公室，如第一幕第一場晚上。一時半或兩小時以後。

高 (站在門口，讓史密斯先進來) 進來吧。(繼續站在門口，和另外一間屋子裏的什麼人在說話，顯然是一個書記)：那麼什麼時候回來呢？

女子的聲音：他沒有說。他光說叫你們在他的辦公室裏等着。

高 好吧，我們等着好了。(關上門，坐下) 我們等着好了。(稍停) 從聲音聽起來，他好像大發雷霆似的。還有，他平常並不一句話沒有說完就掛起來。

史 (嘲弄地) 『舊金山論壇報』的編輯先生。我看你還是老脾氣，害怕社長。

高 有六成

史 爲什麼單單是六成呢？

高 因爲他還拿了我的報紙股票六成。我已經三次托人去買，可是他拿在手裏不放。這個老雜

種。(稍停以後)怎麼一回事啊?他爲什麼大發雷霆呢?也許發生了什麼變化。因此他現在需要一本和你所寫的恰巧相反的書。

我想你差不多猜中了。

真的?到底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了?我們一路開車到這兒來的時候,我把所有的國際電訊都想遍了。什麼也沒有。一點事也沒有。喂,你爲什麼不說話呢?你在想什麼呢?反正這事與你也無關,他媽的。

是的,也許你對了,這事與我也有關。而且比起你的關係還要重大得多。別急。世界政治一直沒有什麼變化。這事情小得多。只是我寫了一本老老實實的關於俄國的書,對於「俄國要戰爭嗎」這個問題,我作了否定的回答。

噢,原來如此……很好!……

我不知道。你比我更清楚。

(意外地)不對。他不可能有時間去讀。

看一章就夠了。

等一等。你剛纔是開玩笑吧。你現在騙我不是?

史 現在沒有。對了，這一個月來都在騙你。可是現在沒有。

高 你說真的？

史 這五分鐘裏，我完完全全說的是真話。走，到酒排間裏去呆一會兒。在大吵大鬧之前喝點酒總要好一點。

高 喝點酒？你知道你惹了什麼禍嗎？你知道爲了這件事，什麼東西在等待着你們，還有我呢？

史 當然。所以我要請你去喝點酒，我來付賬。（從口袋裏掏出錢來。）我還有整整七塊錢。去吧。

高 去見鬼吧！

史 你有點說對了。我稍爲騙了你一點，這是真的，可是關於那個預登廣告的事情你太操之過急了。那是你那許多最最奇怪也最最不成功的想法之一。總之，我向你道歉，因爲我給你引起了麻煩。所以來吧，在我還有錢的時候，去喝杯酒吧。

高 麻煩？我的麻煩比起你的來，那就太微不足道了。想想你自己的麻煩吧，別等會兒太晚了。現在已經太晚了。

高 不，還沒有。我不知道你寫了些什麼，但是我知道十天就足夠把整個的事情像一隻手套一樣，翻一個個。我去和社長說和說和。他會同意的。

史 他同意，可是我不同意。

高 別做傻子吧。我是好心好意跟你說。

史 不，你這樣說就像一個一輩子都一帆風順地出賣勸告的人所說的似的。而且你不願意敗壞自己的名譽。你奉勸社長把我弄成一個無賴。因為你們計劃已定，就是晚上十天，無論如何還得逼我做一個無賴。可是，我可不願意這樣做。你和麥克非森自稱為俄國的敵人。但是，那只是事實的四分之一。

高 還有四分之三呢？

史 那四分之三就是你們是美國的敵人。你們想使一千萬美國人重新穿起軍裝來，而且誰反對你們，你們就要把誰的嘴堵起來。可是沒有這樣容易。

高 （冷淡地）第一，從明天開始，你就會破產了。

史 也許。

高 第二，早晚潔西會離開你。

史 也許。可是現在來談那種事沒有什麼意思。

高 不，有意思。

史 沒有意思。

高 我現在這樣說是把我自己當做你和她的朋友。

史 住嘴。不要再說什麼你的友誼了。你們倆在澳大利亞的鬼事我全知道。這就夠了。

高 你知道？她告訴了你？

史 沒有。她不告訴我，我也知道。

高 那麼她呢——她知道不知道你……

史 當然不知道。如果一個女人一生中有一個污點（帶着公開嘲弄的神氣向高德搖頭），特別是像這樣的污點，一個寬大為懷的男人從來也不會去提醒她這種事的。（稍停）離我遠一點。我絕不會打一架就算了。我會乾脆殺了你。還是坐下來好一點。對了。我也坐下來（兩人都坐下）說老實話，傑克高德，我老早就喜歡你了。自從我們在學校裏一塊念書的時候我就不喜歡你了。我不喜歡你，因為在美國，像你這樣的人比我這樣的人更容易生活——雖然美國也有你這種人，可是我還是這樣愛我的國家。我不喜歡你，因為你噁笑誠實，也

因為我的才能比你高出十倍，可是却比你第一百倍。我不喜歡你，因為我的老婆曾經一度做過你的情婦——到不是因為她愛過你，而是因為你總可以設法在房主人剛好去世的時候，廉價去買人家的房子，並且在一個女人孤獨的時候，很便宜地弄上她。而且我不喜歡你，因為你認為一個人做一個無賴漢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更加不喜歡你，因為你差不多把我弄成了一個無賴。傑克高德。我們也不要再說什麼友誼呀，友誼呀的騙人話了。我們是兩種不同的人，兩種不同的美國人。（站起來。）我要去喝點威士忌。我一個人去。說老實話，就連拿我這最後幾塊錢請你的客，我都不願意。（下。）

（高德獨自一人留在台上，仍然口瞪口呆，坐在靠椅裏，然後若有所思地吹口哨，站起來，在屋子裏來回的踱了幾步。麥克非森迅速地走進來。）

哈囉，史密斯在那兒？

在見你以前先到下面喝點酒去了。

（接鈴。一個書記在門口出現）史密斯在下面酒排間裏。把他叫上來。

（書記下。）

高 怎麼樣？

麥 你已經知道了嗎？

高 是的，他告訴了我。

麥 你等着我痛罵你一頓嗎？

高 等着呢。

麥 你錯了。當一個人聽了傻子的主意，那他自己就是變料的傻子。他只有怪自己。

高 謝謝你

麥 別客氣。明天你把冒險出的三萬塊錢廣告費從公帳上移到我的帳上來。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並不是叫你來給你苦頭吃的，我已經把一切都佈置好了使得史密斯除了一條路之外別無其他路可走——那就是，他得坐下來重寫這本書。但是如果——這不大可能，但是如果他拒絕，我們得爲國會大選另外搞一本書。

高 你要我來……

麥 不，你寫得太壞了。丹尼斯密切爾現在正在弗羅里達休息，他剛從歐洲旅行回來。他兩次到過蘇聯，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寫，他可以坐下來，在半個月之內把我們要史密斯所寫的一切都寫出來。

高 但是丹尼斯密切爾——我很熟悉他，他又是史密斯一種類型……
 麥 正是如此，所以我才需要他。

但是……

麥 他會乾脆拒絕是不是？所以我才需要你。回家去，準備好飛到弗羅里達去。我已經訂了一張票，等我跟史密斯談過之後，我就打電話告訴你到底去不去。傑克，我需要這本關於俄國的書。我們可以用這本書把所有我們的左翼份子打倒，從工人日報到芝加哥太陽報，把他們全都打倒。但是你也不要被愚弄了，他們實在比他們看起來，要強得多。我們必須打倒他們，現在就打，再等就太晚了。法國國會裏也曾經有過只有一個共產黨議員的時代。
 （按鈴。書記進）史密斯在那兒？

書記 他說要等他喝完了威士忌才來。

麥 很好。我等着他好了。（書記下）怎麼樣，你在舊金山情形如何？我想你是飛來的？

高 是的。那邊都好，還不壞。（稍停）我來的時候我預料你會大發雷霆，但是你差不多心情很好。

麥 我已經火過了。那麼，你在舊金山的事情到不壞啊？對了，昨天戈里費斯讓我賣給他一部

份你那報紙的股票。你的意思以為如何？你覺得他做你的新股東合適嗎？

嗯，我怎麼說呢？（稍停。他仔細地看着麥克非森。）戈里費斯？嗯，我想我不勸你賣給他。你還是自己留著吧！

麥 （笑）你到不錯。別着急，傑克，不要失望。總有一天你會坐在這個寫字台旁邊。（向他那總編輯的桌子頻點頭。）等我死了以後，當然如果我死在你前面的話。可是，那也靠不住。總之，你比你頭一眼看上去要機噠得多了。在我這個老腦筋裏反覆考慮以後，我最後猜到戈里費斯是替你來買這些股票的，但是你也猜到我猜到了。你真行。不談了。好去吧。已經不早了，如果你需要走的話，飛機明天早上六點鐘起飛。到布瑞吉小姐那裏去拿票。我會打電話給你……

高 再見。（下，在門口和史密斯撞了一個滿懷。）

麥 （看錶）你好嗎，海利？請坐！

史 多謝。（在靠近桌子的一張靠手椅裏坐下）

麥 你那本書，我已經唸了四章。一共是……

史 十章。

麥 我念得很有興趣。我非常喜歡出其不意的事情……在文學方面。可是，不幸，不是在政治

方面。

爲什麼？最近你看起來彷彿也開始喜歡政治上出其不意的事情了。

麥 如果這些出其不意的事是我給人家的我就喜歡，要是人家給我，我就不喜歡？你顯然還沒有注意到這個雖小然而却很重要的區別，難怪你犯了錯誤。

史 我所寫的並不是什麼錯誤。這也正是我現在所想的。

麥 顯然如此。但是對於我的記者們怎樣想我從來也不發生興趣。讓他們隨便去怎樣想好了。

史 我只關心他們寫些什麼。簡單一句話，我不願意干涉你們的私事，甚至於不願知道你們怎麼想。我不願意審察你們的思想。我不是一個年青人，而且我也沒有時間把我的意思個別地告訴每一個人。我用我的報紙每天早晨向數百萬人傳達我的思想。仔細的去閱讀這些報紙吧，這是我所能給你的唯一勸告。但是現在我有幾句有關公事的話要和你談談，完完全全是公事。你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完全不適合我的口味而且我不能發表它。對不對？

麥 不錯。

史 你收到七千五百塊錢預支，但是因爲書的內容事先沒有談好，所以從法律的觀點來說，我

要控訴你是困難的。當然，你欺騙了我，但是這是一個道德問題，我也不預備提到它。好，如果我不發表你的書，我就要損失七千五百塊錢的預支，我花在預登廣告上面的三萬塊錢，和我預計——我也不向你隱瞞——從你的書上所賺的十萬塊錢。總共十三萬七千五百塊錢。但是，還不止於此。你的書本來應該有一定的政治影響，而政治影響最後還是錢——否則我也用不着辦一個報紙，還不如弄一個吊帶工廠就成了。好，就再算它十萬塊錢吧。但還不止於此。書登了廣告但是沒有發表出來，這種丟人的事也要一筆錢——譬如威信的損失，與左翼報紙競選運動的鬭爭等等。就算它一共三十萬塊錢吧，如果你的書不出來，這樣來計算，我所受到的損失也就差不多了。你看我跟你很坦白。對不對？

史：說下去吧。

麥：你拿了我的七千五百塊錢之後，然後寫了一本我所不要的書，也許你想我會像一個損失了七千五百塊錢一樣的人來追究你吧。錯了。你沒有明白。我會像一個因為你而損失三十萬塊錢的人一樣來追究你。那可就糟糕多了。簡單一點說，我會把你一掃而光。你懂我的意思嗎？

史：我懂。

麥

那麼讓我們來想想，爲了我也爲了你怎麼樣來避免這件事。我只能夠猜想這本書是怎樣進展的，但是我仔細地讀了頭四章，我想不消四天以上，就可以把它完全改頭換面。那麼整個一本書就得需要十天。

史

我不能改我的書。

麥

我想到這個了。當然，的確如此。你剛剛寫完一本書，回頭又要自己整個改一遍的確很困難。我已經找到一個人來替你做。你所要做的事就是讓他和你商量，怎麼篡改人名，地名，時間，數字以及其他等等。當然，他的工作費要放在你的賬上——大概要花你二千元錢。

史

等一等……

麥

我還沒有說完。你還有其他金錢損失。印刷廠要延遲十天工作——爲了這十天你得交付三千塊錢。所以二千加三千再加上三萬塊錢合同內所預支的七千五百塊錢——你還有一大筆錢留下來——一萬七千五百塊錢。這也還不壞。（拿出一張紙給史密斯）這裏，拿去。

史

那是什麼呀？

麥 這是你的許可書，同意在這本書裏做任何我所認為必須的修改。已經打了出來。你只要簽字就成了。

史 我不簽這個。

麥 再想一想。

史 我已經想過了。

麥 不要緊。再多想想。

史 (起立) 不。

麥 那很好。我已經明白地警告過你，你將來的命運怎麼樣。糟糕，很糟糕，也許還要更糟糕。但是記着，等你完全垮了的時候，等到什麼地方都不要你而你沒有飯吃的時候，你可以回到這裏來，你可以回到報館來。你會回來的。我保證我可以再收你進來。當然，我不會叫你做一個部門的編輯，也不會請你做一個記者。一個訪員嗎？不，我也不會請你做一個簡簡單單的訪員。我要請你做一個警察局訪員，每天在警察局裏呆十小時，一星期三十五塊錢。一個月裏寫兩條失火的消息，再寫六行偷盜的消息。你的所有生活都擺在你面前了。這也不壞。我也曾經這樣開始過。當然，那時候我只有十六歲而你現在已經三十九

歲了。但也沒有什麼關係。重新開始生活永遠也不會太晚的。再見，海利，愉快的想法呀。

再見。（轉過身朝着門走去）

麥（叫住他）別忘了，等你沒辦法的時候，我可以幫助你。你可以做我的警察局訪員。（史密斯轉過身來，麥克非森遇到了他的目光之後，突然中斷談話，叫了起來，用拳頭亂敲桌子）你一定要當我的警察局訪員。

（史密斯轉過身去，走出去，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麥（平靜地靠着桌子坐下來，撥電話）哈囉，高德嗎？是我啊。準備好。你得坐飛機到弗羅里達去。

——幕落——

第二場

酒把間，如第一幕第二場。次日十二點鐘。史密斯穿着他的深藍色西服獨自坐在台前的靠手椅裏，如第一幕第二場。還是那個酒保，並且人們在背景裏走來走去，什麼東西都沒有改變。史密斯靜靜的吸着煙，看看手錶。普萊斯敦從街門走了進來要到飯店裏去。他看到了史密斯。有一秒鐘的工夫，他彷彿要朝着他走來，又停住了，然後迅速地 toward 飯店的門走去。當他快走到的時候，史密斯轉過身去看到了他。

普萊斯敦！

普 怎麼樣，海利！

史 跟我喝杯威士忌吧？

普 （遲疑地）我到很願意，但是……

史 但是你很忙是吧？我注意到每個人今天都似乎很忙。

普 (走進來) 那麼我就做一個例外吧。你爲什麼覺得每個人今天都很忙呢？

史 我不知道。好像是這樣。也許我今天變得有點多疑。(向酒保) 兩杯威士忌。

普 顯然你是在想……

史 我們顯然都在想同一件事。嗯，怎麼樣，我是不是應該習慣：每個人將來都要這樣匆匆忙忙的？

普 嗯，我該怎麼說……

史 怎麼說？老老實實說麼。

普 是的，我看你得習慣。要是我所認識的麥克非森不錯的話，那麼事情對於你一定很糟糕。好，我們看着吧。(酒保拿來兩杯威士忌酒來。)

普 (端起他的杯子來) 那麼，祝你順利。(飲酒) 我得走了。至少我是真的很忙，你能相信我嗎？

史 差不多。是不是又是趕編蘇聯電訊？威蘇維火山口有一個俄國廣播電台是不是？

普 是的。但是你的冷嘲對象弄錯了，海利。弄這些東西我也得不到一分錢。×他媽的，老

史 天爺，如果一個普萊斯敦失業俄國也不會就此便宜一分。再見，海利。我真的很忙。

史 再見。（獨自坐了幾秒鐘。墨非急急忙忙地走了進來。）

墨 到底找到你了。

史 哈囉，巴勃。

墨 傻瓜，你是有家的人？你爲什麼叫老婆着急呢？

史 昨天晚上我不能回家去，巴勃。

墨 爲什麼？

史 因爲（看錶）我必須先見一見凱斯樂。和麥克非森談話之後，我必須馬上見一見出版家。

我必須知道，到家裏該說什麼。

墨 你用不着再着急說什麼了，我已經全部告訴了她。我替你說了。

史 你告訴她了？

墨 是的，我告訴她了。梅格和我兩個人告訴她了。我們什麼都告訴她了。（靜默）

史 那麼她說了什麼？

墨 她麼？她說「噢……」然後說：「巴勃，快把車開出來，咱們去找那個傻瓜去。」

史 她怎樣說的？

墨 你是指的傻瓜嗎？說得頂親熱的。就這麼樣（模仿）——傻瓜。

史 她在那兒呢？

墨 現在？我不知道。她、梅格和我，立刻分頭去找你。但是她半小時以後，就會到這裏來。

這是我們約定見面的地方。

史 只要她能够了解就好了。如果她能跟着我，我就什麼事情也不着急了。巴勃，你想她能够了解嗎？

墨 我不知道。正如同一切失敗者一樣。我總是往最好的一面想。

史 凱斯樂馬上就會來到。我通宵都沒有睡着——我簡直害怕和他談話。他不知什麼原因已經遲了。

墨 （起立）別着急。一切都會順當的。對於他最要緊的就是錢，這次錢是一定靠得住的。

史 不，別走。我願意當着你的面和他談，如果什麼事都完蛋的話，至少我們兩個還可以馬上喝杯酒。你還有錢嗎？我已經囊空如洗了。

墨 我有。五分鐘以前我拿到了這次飛行的第二部份錢。

史 什麼時候飛呢？

墨 下星期一。但是今天晚上我要飛到米蘇里州去訓練。（稍停）凱斯樂來了。（凱斯樂在門口出現。）

史 你好嗎，凱先生。我等著你呢。

凱斯樂（以下簡稱凱）早安。抱歉得很我來晚了。路上要辦一件緊急的事情。

史 讓我給你們介紹吧！

凱 我們已經認識了。（向墨非。）我想十年以前，我出版了你的那一本。好像是最後一本。對不對？

墨 是的，不錯，好像是最後一本。

史 我想墨非先生在這裏不礙事。

凱 （不關心地）當然不礙事。怎麼樣，什麼事情。

史 我跟你訂過一本書的合同。

凱 是的。（拿出合同來，帶上眼鏡。）經過麥克非森跟我訂的一個合同。他保證一切可能的損失，交付了廣告費並且拿百分之五十的利潤。

史 但是從法律上來說合同是同你訂的。版權是屬於你的。

凱 是的，版權完全是我的。

史 那麼我要跟你說的話就是……

凱 不必說了。我都知道了。

史 都知道了？

凱 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寫了一本書恰巧和麥克非森要你寫的相反。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是

不是？

史 是的。可是如果我把書給你，你還可以出版的，不管內容如何。合同上沒有提到內容的

事，是嗎？

凱 我可以這樣做。

史 而且麥克非森也不能制止你。

凱 從法律上來說——不能。

史 在麥克非森登出了那個廣告之後，這會是天下第一等笑話。你可以就此額外賺十萬塊錢。你不能說我這話不對吧？

凱 十萬塊錢嗎？是的，我想絕不會少。

墨 (焦急地) 你看怎麼樣。你說是的。(向史密斯點頭) 他也說是的，滾他媽的麥克非森吧。

怎麼樣——成功了吧？

凱 我很抱歉，不成。

墨 爲什麼不成，他媽的。

史 等一等，巴勃。

凱 我很抱歉，但是我得拒絕你的提議。

史 現在聽我說，凱先生，你願意，你自己真的非常願意再印一堆關於俄國的謊話嗎？四年以前你印了我那本報導俄國的書。我向你保證這本書不會比那本壞。

凱 我完全可以相信你。但是還是一樣，我不得不拒絕你的提議，實在抱歉得很。

墨 天啊，這簡直是太卑鄙了。

凱 我知道史先生爲什麼要見我，我也知道沒有辦法，可是我還是來了，因爲我尊重史先生和他的才華。

墨 好吧，好吧，我請你原諒。

凱

別說了……在我這一生裏我已經出版了你的書，不是一本，而是三本，史先生，而且要是可能的話。我很願意出版你的第四本書——。

那麼怎麼一回事呀！你是一個生意人。書的內容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凱

（繼續說下去）而且我會更願意照你所寫的那樣出版而不是照麥克非森廣告上所宣傳的那

樣。史先生，我的父母是從摩吉列夫移居到這裏來的。也許你還不知道這件事。並且我對於俄國有某種私人的感情，因為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在那兒生長的。我已經老了，但是這對於我還是有的一些意義。戰爭期間我一共捐助了兩千塊錢買慰問袋送給俄國。是的，我再說一遍，如果這本書不致於使我遭到比我吃得消的還要大的損失，我就非常願意出版這本書。

墨

但是你剛剛自己說這本書可以使你多賺十萬塊錢。

凱

一點也不錯，但是損失會更大得多。我已經老了，我還有氣喘病，說不定那天就會死掉，在我離開人世的時候，我不願意帶走任何多餘的靈感。史先生，我馬上就可以把一切經過對你解釋明白，使得你不致於把我想得太壞。只是我希望你的朋友不要打斷我。

墨

好，我不說話。

凱 昨天晚上十點鐘，麥克非森打電話給我，告訴我說，「凱斯樂，我馬上就到你這裏來。」

墨 (向史密斯) 十點鐘。叫高德來找你，而他自己……

凱 (實備地看着墨非) 他來到我那裏，什麼也不解釋就要我把出版你的書的一切權利賣給他，馬上賣並且出價相當高。但是我在出版事業裏已經是一個老手了，於是我想：「爲什麼呢？要是他預料這本書要虧本的話，他絕不會把所有出版權都買去。這意思他一定預料這本書會賺錢。那麼還不如我自己多賺一點錢。於是我就乾脆地拒絕了他。」

墨 你做得真好！

凱 (又責備地看了看他) 今天早晨，你打電話給我，我答應和你見面之後，麥克非森又打電話給我，「凱斯樂，我昨天到你那裏去了，現在你到這裏來。」於是我就去了。他坐在他的寫字台那裏，桌子上堆滿了廣告和我的出版公司目錄。他告訴我，「你聽着，今天或者明天史密斯就會來找你。」然後他用兩三句話，把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都告訴了我。我問他，「你是不是又要從我這裏買史密斯那本書的出版權？」他說，「不，我現在不要買了。我昨天脾氣不好。我什麼權都不要買了，可是我老實警告你：最好上帝保佑你不要出版這本書。」我問他爲什麼原因。他說，「因爲我已經發誓這本書絕不能印出來。」

但是如果我還是照樣印出來呢？」我問他。他告訴我，「這樣就對你太不利了。」然後他把桌上放着的所有目錄和出版計劃拿起來，他說，「你可以從史密斯的書上多賺十萬塊錢，對不對？」我說「對。」「但是除此以外，從你的目錄上看，今年你還預備出版三十七本書。對不對？」我告訴他「對。」他說，「那麼，在史密斯這本書上你可以額外賺十萬塊錢，但是我警告你，我的全部三十八種報紙對你那三十七本書盡可能寫最壞的評論。那麼從這三十七本書中你將損失五倍於你從史密斯的書上賺得的。我要弄得你傾家蕩產，就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把我自己弄得傾家蕩產我也要這樣做。」

怎麼樣？

凱 什麼怎麼樣？等一會。讓我喘一口氣。（稍停）他媽的這氣喘病。怎麼樣，然後他跟我說再見，給了我他那十二種微笑中最甜蜜的一種，還祝福我健康，幸福。（稍停）這就是全部我所要告訴你的。（四周看看）如果不太麻煩你的話，請你把帽子給我撿起來好嗎，我蹲下來很困難。（史密斯把剛剛從椅子上掉下來的帽子替他撿起來，拿給他。）

多謝。我實在抱歉得很。（站起來）我勸你和麥克非森講和吧。但是我已經認識他有四十二年了，從他今天早晨的面孔看來，我恐怕已經太遲了。再見。

史 再見，（跟在老人後面，機械地替他開開門，走回來，並且坐下，長時間的靜默。）怎麼樣，我們現在該做什麼呢？

墨 （拿出一捲票子來）海利。

史 （看到錢）什麼？喝酒嗎？不，我難過得很我連酒都不想喝。

墨 不是，你拿去吧。

史 幹什麼用呢？你從那兒搞到這些錢的？

墨 我告訴過你，我拿到了這次飛行的第二部份錢。

史 我不要。你留起來吧。

墨 別他媽的了。這裏是三百塊錢，够你過兩個禮拜的了，拿去吧，就算爲了潔西的緣故好了。這樣可以使她不會馬上感到那種滋味（把錢塞在史密斯的口袋裏），她得慢慢習慣。

史 習慣什麼？貧窮嗎？她應該永遠不致於不習慣過貧窮的生活。可是我却讓她那樣了。懦弱啊。我那時候希望什麼呢？爲什麼我不在回來的時候馬上把事實告訴她呢？我老是想著慢慢再說。我對她太不好了，巴勃，太不好了。（急忙把一隻手插到放錢的口袋裏）三百，是嗎？

三百。

史 這一個星期來我已經在花她的錢過日子了。你想我的衣服值多少錢？

墨 定做的嗎？

史 是的。

墨 兩百。

史 那一千塊錢是她在戰爭期間省下來的。我告訴你，真的，那滋味比死還不舒服。

墨 別說了！不要再說這種事情了。我們總可以想點什麼辦法。

史 什麼辦法呢？

墨 我不知道。總有什麼辦法，（靜默。他在口袋裏亂摸，又拿出一些錢來。）喏，這又是二

十塊錢。別跟那個混在一起，等我坐飛機的時候，替我用這個錢買點花給梅格。別忘了

啊。你看，我放在這個口袋裏。（把錢攪在史密斯的小口袋裏。）

墨 爲什麼要我去買呢？你今天自己去買了送給她吧！

史 我嗎？我怕她。她會這樣看着我（模仿），並且告訴我最好把錢捐給左翼職工會。你會給

她買花吧？一定的？

史 好吧，（潔西在門口出現。她朝酒排間四圍一看，看到史密斯和墨非便朝着他們走來，差

不多是跑的。）

史 潔西。（拿着她的手，握在手裏，沒有抬起頭來。）

潔 抬起頭來。

史 我抬不起來。

潔 拾起來，我叫你抬起頭來。（史密斯抬起頭來，她便吻他的雙眼。）說吧，你的眼睛爲什

麼這樣不快樂？是不是一切事都不對了？

史 潔西……

潔 （差不多嚴厲地）不要這樣。我愛你，我要努力堅強一點，那麼……那麼每一樣事就都可

以順當了。巴勃，要幾杯酒。給我加點蘇打。

墨 （向酒保）三杯威士忌加蘇打。

梅 （走進來）四杯。（走到其餘幾個人跟前坐下），怎麼樣？

史 丹萊小姐，我提議找凱斯樂的事完全失敗了，現在只有等着你想辦法了。

梅 （大膽地）一定有辦法。（墨非把威士忌從酒台上拿過來。梅格堅決的端起一杯酒來。）

祝賀你的長途旅行（喝酒）——你老是這麼說的，不是嗎？
我想是的。

梅 慶祝你的書，海利。現在我的舌頭可自由了。我到底能夠說，你做了一件好事。

史 不要這樣，梅格。

潔 爲什麼不呢？我想我們現在都可以讀它了吧。現在不再是秘密了吧？

史 你跟我不生氣嗎？

潔 很生氣。但是無論如何，我高興知道不管怎麼樣這是一件好事。（向梅格，歇斯特里地。）

好嗎？

梅 好。

史 潔西！

潔 嗯？田園詩結束了，海利。生活開始了。有的時候我難免會有一點壞脾氣。但是沒有什麼關係。我想最後我還是能夠控制我自己的。

梅 聽我說。

史 說什麼？

梅

我想到了一件事。再過一個星期，威廉士就會從歐洲回來了。

史

嗯，那怎麼樣呢？

梅

你過去是在他的報館開始當記者的。你可以從你那本書裏寫十篇長文章，他會發表的。當然，一個左翼報紙不能夠給一大堆錢，但是總比沒有好。是不是？

墨

（焦急地）當然啦。

梅

什麼？你不要插進來，你這個報棍子。我沒有問你，我是問海利。

史

假如他肯冒險……

梅

你說威廉士？

史

是的。我已經開始懷疑每一件事了，或者差不多每一件事了。可是，威廉士——我想他會冒險的。是的，當然他會冒險的。（靜默）潔西！

潔

（從她的沉思中驚醒。）什麼，親愛的？

史

他會冒險的，他一定會冒險的。

潔

那太好了。

史

什麼太好了？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潔

潔 是什麼意思？

潔 嗯，我聽見了。

史 你怎麼一會事啊，潔西。（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差不多搖動了她。）潔西。

潔 沒有什麼，親愛的。我只是忽然想起來我昨天多麼的快樂啊，昨天晚上十點鐘。

——幕落——

第二場

史密斯的家，如第二幕第一場。十天以後。史密斯的書房現在看起來很奇怪：寫字檯拆散了堆積在角落裏。沿牆的睡榻也拆散了，椅背和坐墊捆在一起。靠牆立着。牆上一切照舊——兩三幅畫，一個墨西哥的氈子懸在平常放睡榻處的上方。插在牆裏的檯燈放在地板上。無線電收音機也放在地板上，牠下邊的架子立在一旁。只有前面的兩把靠手椅和小檯仍舊在老地方，靠後牆還有一兩把椅子。餐廳的門開着，兩個默默的傢俱公司的包裝員不斷地過來過去，把各種東西拿出去——顯然是從樓上。

史密斯穿着舊的深色服裝，坐在靠手椅上。椅子上放着兩隻玻璃杯和一瓶打開了的威士忌酒。靜默。潔西從走廊走進來，手裏提着一個籃子。

你到那裏去啦？

潔 我找到二十個野草莓，看多麼好啊。

史 做什麼用？

潔 不知道。（漫不經心地把籃子裏的東西倒到窗外去。）

史 潔西，你看到那個無線電節目單嗎？

潔 我馬上給你找。（翻堆集在牆邊的書籍，雜誌和報紙。）你要它做什麼？

史 今天美球利公司廣播他們和巴勃在飛機上的談話。

潔 （把報紙遞給他）：在這裏。

史 （翻報紙。）是 W I I F。（開開無線電，轉到該台，是柔和的音樂。）沒有，現在還早

呢。（長時間的沉默）。威廉士應該馬上就要來啦。梅格給我打電話說他已經在路上了。

潔 （漫不經心地）。好極了。

史 你怎麼想，會不會有什麼結果？

潔 我不知道，親愛的。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了。（從後邊撲着他，吻他的頭。）

包裝員 （在餐廳門口出現。）對不起，我要拿臥室裏的衣櫥，可是裏面掛着東西。

潔 我馬上就來。（再吻史密斯的頭，於是走出去。）

無線電的聲音：

嘿，請位 這是美球利公司 一小時以前一環運動飛機載着一位乘客起飛了，牠環行破世界的高飛紀錄 這架飛機是
蘇亦傑製的。發動機是馬爾斯特羅的。我們的記者巴勃·墨菲在飛機上，我們每十五分鐘和他講一次話。嘿，巴勃！
墨菲遙遠的聲音：喂！

報告員 你現在昇得多高了？

墨 從這個討厭的指示器上什麼也分辨不清楚。我想是七千六百呎，不對，是八千六百呎。

報告員 你帶上氧氣面具沒有？

墨 帶上了。我非常想喝酒，可是這個氧氣面具把我防著啦。

報告員 往下海你能看到什麼？

墨 我高興地說，只有雲。

報告員 你為什麼高興呢？

墨 因為到昨天為止我每天看地圖已經看了四十六年了，我已經看得很厭了。

報告員 好，再見，巴勃，十五分鐘後我們再談。

墨 再見 冷得厲害。

（音樂。史密斯戰慄了一下，倒了一杯威士忌。梅格在門口出現，後邊跟着威廉士。）

梅 你好，海利。看，我把威廉士給你帶來了。

史 （起立）你好，梅格。你好，弗來德。請坐。（機械地指向往常放臥榻的地方，看到地方已空，躊躇了一下搬了一隻靠手椅。）坐在這裏吧，梅格，你這裏坐。（搬第一隻靠手

椅。我坐這隻椅子。（說着就坐下。）弗來德，我以為你三天前就會來的，那時這裏還像個樣子。他們今天才開始搬傢俱。請原諒我。

威廉士（以下簡稱威）是分期付款嗎？

史 是。他們讓我緩交一個月，但是我告訴他們再過一年我也不會有錢的。

威 房子怎麼樣呢？

史 房子——明天。所以他們這樣急着往外搬東西。明天另外一家就要搬進來了。（沉默。）

真是遺憾，梅格，你不早來一分鐘。他們剛廣播了巴勒在飛機上的講話。

梅 我知道。我想在車上收聽，可是我忘了那個電台。

史 W H I F 。

梅 他說了什麼？

史 平常的事情，他說冷得厲害，非常想喝酒。（稍停。）怎麼樣，弗來德，我們還是先喝一杯紀念以前的日子呢，還是馬上就談正事？

威 很不湊巧，馬上談正事吧。我在兩次記者招待會之間擠出了十分鐘。

史 哦，怎麼樣？（向梅格，她忽然站起來。）你到那裏去啊？梅格。

梅 去看看潔西，因為威廉士很匆忙，他還要把我帶回紐約去。

史 是的，當然啦。我現在沒有汽車了。

（梅格下。）

威 啊，我們還是喝一杯威士忌吧。怎麼樣？

史 當然囉，我們喝一杯。（斟出威士忌，但兩人都不喝。）弗來德，在這六年當中你老了好多啊。

威 哦，你自己也沒有年青多少啊。

史 這是真的。我們從一九二八年就認識了。

威 對的，那時辦公室還在阿斯特爾。

史 是……哦，我們談正事吧。你恐怕已經聽到我那本書的經過啦。

威 是的。我聽到了。

史 凱斯樂得到那本書的出版權整兩年，自然，那就是說實際上麥克非森在兩年內有這個出版權。可是到那個時候就成了明日黃花了——那是新聞報導啊。你知道麼？

威 我知道，你的計劃是什麼呢？

史 我想把那本書分成十部份，當做新聞通訊重寫一下。那反正是一樣的東西，但是內容的形式不同，在法律上說麥克非森也不能到法院裏去告我。

威 我知道……

史 就是這樣。你把它登到你那報上，你的讀者會喜歡它的。我敢擔保。

威 我也敢擔保。但是……

史 但是什麼？

威 好。我們打開窗戶說亮話吧。上一個月你看了我的報沒有？

史 不常看。上一個月我實際上什麼都沒有看。

威 但是兩三個月前他們攻擊我的叫呼你聽到了吧？

史 多少聽到一點。什麼從莫斯科拿盧布這一類的謠言。

威 那個謠言把我的銷路減去了兩萬份。好像有什麼人一下命令，十家不同的報紙在一天內同時發動。有赫斯特·麥克考米克，和你的麥克非森——整個一羣。不出三天我就成了一個共產黨，一個很壞的美國人，一個莫斯科化錢雇用的代理人，拿俄國的錢來辦報。理由就

是我那些從歐洲寄回來的連載——關於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人民的民主生活，只不過是老實的客觀的文章，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以後的這些事就足夠我受的啦。他們都瘋了。

威 我差不多搞垮了。我沒有改變我的同情，但是上一個月來只要沾到俄國和巴爾幹的事情我就不得不躊躇。即便是這樣，他們還是氣得不得了，麥克非森尤其厲害。

史 一句話你是在避風頭。你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麼？

威 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現在只能這樣做。

史 只能這樣做？

威 你好像想再找一個辦法，怎麼樣呢？

史 我自己沒有報紙。

威 你如果有的話，你會很快地失掉的。（聲音突然變爲粗澀）。算了吧，海利。這是戰鬥。並且是頑強的戰鬥。有時候你不能不退却。不能不等待，不能不忍耐。

史 也許你還想起我們年青的時代，弗來德，冒一下險怎麼樣？（一個包裝員走來，站在史密斯後邊——他要史密斯坐着的椅子，立在那裏正猶豫着。史密斯一回頭，很快地起來。威

廉士默默地注視着)。

威

(稍微沉默後)不，我不冒險。在旁的時候——可以。但是現在——不。

史

(沒有坐下)。隨你的便。這樣就再沒有什麼可談的了。來，爲我們的老年喝一杯吧。這是一個看不見的東西——但是，只要一回頭，它已經在那裏了。喝一杯吧。

威

(起立)我不要爲那個乾杯。將來我們會重過過去的日子。

史

弗來德，很難。

威

啊，好吧。那麼我什麼都告訴你好了。三天前我在俱樂部遇到高德，他把我拉到一個角落裏，用他常有的那種諷刺的態度，以麥克非森的名義跟我說：『我們聽說史密斯要給你的報寫文章。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要記着：如果你登載了他的東西，我們過去所寫的關於你和莫斯科的聯系還只是一個開頭，好的還在後邊。我們會到法庭上去控告你，美國鈔票會給我們找來十幾個證人，他們都會發誓說：他們親眼看到你拿了那個神秘的莫斯科虛布。』

史

你沒有揍他嗎？

威

沒有。很不幸我只得忍氣吞聲。

史 不必煩惱。如果我找到機會就自己去揍他一頓。到那時候該輪到他忍氣吞聲了。

威 呃，畢竟你沒有什麼可丟的。

史 那麼你呢？

威 我會丟掉我的報紙。

史 你已經丟掉了它。

威 那是不對的。我保存了它。那些雜種們永遠不能強迫我登一個誹謗俄國的字，或是一個關於將來戰爭的撒謊。他們沒有辦到，他們也不要妄想。不管他們怎麼想辦法。但是我所能做的僅僅如此而已。在目前是艱苦的時候，海利，我們不能不忍耐。

史 呃，如果沒有旁的辦法可想的話……不要生氣，弗來德，我了解你，但是這並不能使我輕鬆一點。

（梅格在餐廳的門前出現，潔西跟在後面。）

梅 哎，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麼？

史 是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梅 怎麼樣，告訴我吧！

史 弗來德在路上會告訴你。他很忙，他還有一個記者招待會要參加。（忽然想起來。）原諒我，潔西，這是弗來德，威廉士。我的太太。

潔 （握手）你要原諒我們——（大笑）我們搞得亂七八糟。

威 再見。

史 再見，弗來德。梅格，待一會巴勃講話的時候，在車上不要忘記聽啊。

梅 不會忘記。你和威廉士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我高興極了。

史 我也高興。等一等，梅格，巴勃曾託我給你一點東西。但是我忘記了是什麼，是什麼呢？

史 我忘記了。啊，沒關係。我待會想一想。明天，我會想起來的。

梅 （吻潔西，靜靜地）我會經告訴過你一切事都會好的。明天見，海利。（下，威廉士隨後下。長時間的靜默。潔西定睛地看着史密斯。）

史 又是沒有什麼辦法？是不是？

潔 我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也這樣想。（無線電裏面又說話了，把他們兩人嚇了一跳。）

報告員 注意，注意！我們將再一次和我們的記者處非講話……巴勃，你們現在多高興？

樂 一千三百呎，搖動得很厲害。

報告員 馬爾斯特爾姆說動機怎麼樣？

樂 因為我們還沒有墜下去，才顯然很好。

報告員 你的精神似乎很好？

樂 是的，我仍然看不見地面，如果不是你的聲音傳進來的話，我以為我自己和神仙在一起了。

報告員 再過十五分鐘我們再見你，巴勃。

樂 好。

(音樂。)

史 (沉默了一會) 我不知道可憐的梅格是不是真正找到幸福了。

潔 巴勃呢？

史 我想那個老嫩棍子也活躍起來啦。

潔 好，祝福他們。(長時沉默。自此以後包裝員不斷地把傢俱搬出書房。)

(汽車喇叭響。一個出租汽車的車夫在門口出現。)

車夫 (向史密斯) 你叫的車麼？

史 汽車？我沒有叫汽車呀。

潔 我叫的。（向車夫。）等一等。我馬上就來。在走廊那裏有一隻皮箱，請把它拿到車上去。（車夫下。沉默。）

史 你要走啦？

潔 是的。

史 永遠？

潔 是的。

史 （拿出紙煙來，遞給潔西一支。）抽煙嗎？

潔 （接紙煙）謝謝。

史 我們坐一會吧？

潔 好。（他們面對面坐在兩隻靠手椅上。）

史 你今天走很好。

潔 爲什麼？

史 什麼事都湊在一起。（沉默。）我料想到了。我早知道會這樣的。

潔

九天以前我並沒有騙你。我當時真正想我應當很堅強，能夠和你在一塊兒。

史

那末你不够堅強嗎？

潔

是的。

史

你是對的。我欺騙了你。

潔

不是。但是……噯，不要用那種聲調和我講話，好像我不愛你似的。我確是愛你。這個汽車，這樣突然……那也是因爲我愛你。那必須要快，要突然。不然的話我就做不出來，我不够堅強。三天以前我就下了決心離開你，你知道什麼時候嗎？

史

那天早晨我們吃飯的時候？對嗎？

潔

是的。我開始爲錢而嚷吵，但我忽然停止下來，同時我了解了我不必須離開你。還是趁早一點好。可是請，請你饒恕我當時和你嚷吵。

史

但是那只是一次……

潔

總是一個樣，我不願意它發生。那怕就是這一次。如果我和你在一起，那會天天發生的。

史

呃，你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呢？

史

說什麼呢？

潔

是的，那是對的。可是爲什麼呢？你可以說，當你貧困而不幸的時候拋棄了你是卑鄙的，雖然當你貧困而不幸的時候我只有更麻煩。呆得越久只有越壞。我知道我自己。我必須走。（起立——沉默地看了史密斯半天，於是突然屈膝伏到他的頭髮上，按下他的頭，吻他的頭髮。）我的灰色的頭，我的漂亮的孩子。（放開他的頭，拿起他的雙手，看了半天，於是把嘴唇貼到手上。）

史

潔西。

潔

（沒有放開他的手 用那種嘴貼在手上說話的悶聲）不要阻止我。我愛你的手，堅強的手，大手，好手。（向手說話）。饒恕我。（起立，再坐到靠手椅上。）海利，這樣你就明白啦。呃，你跟我說什麼呢？

史

沒有什麼話。

（兩包裝員從後邊走近他們的椅子，史密斯和潔西本能地看了一下，同時站起來。包裝員拿走椅子。）

潔

再見，海利。（向他伸出手來。）

史

（握她的手，非常平靜）再見。

(潔西向着他做一個極驕的動作，但是遇到了他的眼睛。他在以冷冷的定睛的眼睛望着她。潔西看到那雙眼睛，驟然轉過身，走出去。史密斯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聽見腳踏在沙礫上的聲音。汽車在轉灣。汽車喇吧聲。汽車開出大門。靜默。潔西走了。他仍然站在原處，一動不動。一個包裝員走來。)

包裝員 棹子。

史 什麼？

包裝員 棹子。

(史密斯向棹子瞥了一下，看到上面的瓶子和兩隻杯子，杯子裏有小半杯威士忌酒，拿起牠們來，向門下裏看——放到什麼地方去呢？屋內已空無所有，只有無線電收音機立在角落裏。史密斯向它走去，把瓶子和杯子放在上邊。就在這時候聽見報告員的聲音。)

報告員 喂，諸位。這是W D I F：……我們現在要再一次和我們的記者想非講話……巴勃！巴勃！你聽得清楚嗎？

潔 聽不清楚。飛機撞得一場劫案。

報告員 你們現在多高啦？

潔 一萬七千一百呎。

報告員 恭賀你們。只差一點就成功了。

墨 什麼？我聽不見你說什麼。

報告員 你說蘇森森飛機的質量怎麼樣？

墨 質量？一定是好的，因為我們已經飛得這樣高了。但是就是現在既搖動又震動，我聽不大清你的話。

報告員 巴勃！巴勃！巴勃，別弄！

墨 等一下。駕駛員讓我帶一件東西。

報告員 巴勃！你能聽見我說話麼？巴勃！你能聽見我說話麼！

墨 我能聽見你，你媽的。看起來好像……看起來好像一切都糟了。我們要墜啦……我們……糟……

（室內異常的寂靜。史密斯站着，用手蒙着眼睛，然後慢慢地把手放下來，摸短外衣的小口袋，拿出二十元錢來，安靜地講話，毫無表情。）

史 我記起來了。是買花的。

（哈代靜靜地進來，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看見史密斯，脫下帽子來。靜靜地站着。接着咳嗽一下。史密斯轉過身來。）

（毫無表情）。你好，哈代。

哈 你好。

史 你怎麼樣——太太，小孩都好？

哈 都好，謝謝。

史 (漠不經心地)。我很高興。你到我這裏來掙今天的十塊錢來啦？

哈 也許會是二十塊。你這些到底不是平常的醜事。

史 不十分平常。是的，也許你說對了。

哈 我說，不要生我的氣。我要是不來旁人也要來的，無論如何報上總要登的。於是我就想，我爲什麼不來呢——畢竟我們是老朋友。你願意幫我的忙嗎？

史 當然啦。

哈 回答我幾個問題就成了。

史 可以。只是你寫的太壞啦。你的文筆太壞。我願意你的文字寫得好一些，既便在你一生中只這一次也好。拿出你的筆記本來，我自己講。

哈 但是……

史 這樣寫得好一些，也許因此他們會給你多加五塊錢。

哈 (掏出筆記本，拿好筆。)我準備好了。

史 那麼，寫吧。(口述，在室內走來走去。)今天我訪問了聲名狼籍的海利·史密斯，他以前是麥克非森的僱員。他想和麥克非森做鬭爭，因此被趕出報館。他要凱斯樂印他的書。

但是凱斯樂拒絕了他。他要把它寫做許多篇文章，登在威廉士的報上，但是威廉士不願意發表。他失去了心境的和平，舒適，家庭，汽車和金錢。他的朋友死了，他的老婆離開了他。當我到他那裏去的時候，我只好站着寫字——他甚至於不能給我一隻椅子，因為他所有的傢俱都搬走了。有謠言說幾天內他要回到麥克非森的報館當警察局訪員。但是這些謠言……這些謠言是沒有根據的。上述的史密斯不想退却。他氣得要死，如他死去的朋友常說的那樣。上述的史密斯不想給麥克非森先生當警察局訪員，他不想上吊，或是抹脖子，或者跳樓。相反地，他想從新開始他的生活。

你爲什麼停止呢？哈代？繼續寫。我還沒有完呢。上述的史密斯想要最後證實：一個生下來是正直的美國人，是否能在他出生的地方去正直地生活。是的，是的，寫下來，哈代，寫下來。沒有關係，滾你的吧！如果你不寫，那末我就自己寫，歸根到底我在美國總會找到一個地方把它登出來。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上述的史密斯會天真地想只有一個美國。但是現在他知道——有兩個。並且如果在赫斯特的美國裏沒有他的位置，那對他是比幸運的，是的，對他是很幸運的，那末他將在另一個美國——林肯的美國，羅斯福的美國裏找到一個位置！

——幕落——

(劇終)